

畿輔通志

第貳拾肆函

欽定四庫全書

PDG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十八

識餘一 拾遺 述異

虞帝舜灰於常羊什器于壽邱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賈

貴于是販于頓邱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傅虛以均救之史路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

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常取紫草賣染家以遺孤

貧列仙傳

俗傳太公未達時嘗賣漿於棗強今縣北有賣漿臺棗強縣志

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聞之去其農處山林求狐

齊因而伐之管子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矐然視援彗將

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

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  
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  
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  
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之者曰從左方涉其  
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  
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  
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人也

善承教也

同上

琴高者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  
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嘗  
潔齋候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

月餘復入水去

列仙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趙簡子簡子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列子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爐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爾向之所出者石也爾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同上

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煢煢兮顏若若之榮

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史記

孝成王夢衣偏袞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袞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背秦而獻地於趙秦以是怒趙而戰於長平坑卒四十萬蓋其應也

同上

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溫熱以種

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

論衡

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又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莊子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

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魯薄酒易趙厚酒奏之楚王

以趙酒薄故圍邯鄲

淮南子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

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

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史記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東陽下斷河內臨東城邯鄲猶口

中蝨也

韓非子

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

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

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

明不從案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

其夫為侍中即以拒之與舊說不同若晉陸士衡扶桑升朝

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末異

樂府古題

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史記

平鄉縣南五里曰平臺地裂得石門題曰衛靈公墓其中汪

若碧水寒氣侵肌每夕有兩燈自墓中出向東北行人畏其

靈莫敢侵犯莊子云靈公死卜葬沙邱考之平臺一名沙邱

乃知莊生此言非寓

燕山叢錄

內邱號太子廟內有石長六尺其上有臥人跡肢體備具相

傳云號太子既緣扁鵲得生遂辭家學道石蓋其修道時所

眠順德境內多號太子遺跡按號國有二號叔之國先春秋

而滅號仲之國滅於春秋魯僖公之五年至戰國無號久矣

扁鵲所起號太子之號又何號也豈列國私封其支庶於號

而蒙以舊號如田文之稱薛公歟不然則出於戰國之雜說

爾乃其跡又何多也

同上

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於澤中自立結草  
爲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處

爲東城

博物志

秦子楚爲質於趙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  
此奇貨可居乃說子楚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  
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因  
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爲子楚西遊秦說華陽夫人立以爲適嗣不韋復取邯鄲  
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  
起爲壽請之不韋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  
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後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



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

史記

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拾瓦投鼃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

燕丹

荆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逃去遂不復會

史記

王次仲隱居范陽變篆籀之體始為隸書秦始皇既定天下三詔之使入秦不至復命使以檻車載之次仲忽化一大鳥翻然出車使者驚拜曰無復命必見誅惟神人憫之鳥徘徊空中拔墮三副使者得之以進始皇悔恨因名其地為落翮

山

真山通鑑

唐縣有鴻山關昔項羽於此見羣鴻乃誓衆曰我當南面而中其一引弓滿射之莫有中者弓投地而去自知終不能濟

九州要記

南樂西十里金堤上舊有秦女樓相傳自漢世有之今廢爲驛或謂弄玉事蹟當在咸陽此必非實余以爲秦女多嫁諸侯此或有女嫁魏而來時駐此或其平日登眺之地皆不可

知燕山叢錄

陽翁伯者盧龍人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其上無水翁伯廬于墓側晝夜號痛神明感之出泉于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斗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北平徐氏有女翁伯欲求婚徐謂婚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

壁五雙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所居爲

玉田坊翁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于田中以紀其事仙傳拾遺

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後奇其不

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

上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曲邑人多祀之列仙傳

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喙母母

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

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同上

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云是漢高祖築以封紀

信後者漢書年表不載紀信所封後世因以爲漢祖薄於報

信果爾則爲史氏之誤但未有實證耳燕山叢錄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於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麀中之麀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麀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著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獻歛不復辭便勅內盧郎已來可使女裝嚴旣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裝嚴畢崔語充可至東廊旣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勅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襪衣與充相問曰姻授始爾援始別

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  
家母見問故充悉以狀對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傍有  
犢車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  
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世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  
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  
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椀及詩忽不見  
充後乘車入市賣椀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  
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椀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  
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  
女夫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以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  
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齎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

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梳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搜神記

完縣東門外有木蘭廟榜曰孝烈將軍有古碑稱木蘭姓魏亳縣人漢孝文時匈奴寇北邊發內郡戍之木蘭代父爲戍卒以功爲小校所戍是完縣故完人祀之孝烈將軍唐所封

也

燕山叢錄

漢商邱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聞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惰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列仙傳

元俗者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

河間王病癡服藥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嘗見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同上

平山西北有西王母臺西王母祠在其上又西有溫泉世傳漢武帝於此會西王母帝出狎語王母唾之其面遂生奇瘡帝謝罪俄有白鹿跑地泉隨湧出王母指示欲愈當浴此從之果愈至今患瘡者多浴其泉泉側有漢武帝廟案碑云西王母桑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於此塑像卽其遺骸祈禱甚靈應土人嚴事之其村名王母

村

燕山叢錄

衛叔卿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驚問爲誰答曰吾

中山衛叔卿也帝日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所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

神仙傳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推荆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入十餘彊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三尺

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之光二千年則一出頭我坐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時人謂安萬歲矣

漢武洞冥記

漢鮑叔陽廣甯人好服桂屑與司馬季主在委羽山師事西靈子都太元仙女得尸解之道

大清一統志

漢廣川王好發塚發藥書塚其棺柩明器悉燬爛無餘唯見



青輶通志 卷二十一  
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戟傷其左足是夕王夢一

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足乃以杖叩王足王

覺腫痛卽生瘡至死不瘥

于寶搜神記

鮑子都舉上計道過一書生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

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數餅子都賣一餅

資殯殮餘以枕之素書埋之驅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

家侯家晤之曰君何以致馬子都語其故其家駭曰此吾子

也卽迎其喪開視銀如其言乃薦之辟公府

漢書

漢宣帝時幽州刺史李宣尙范陽公主主思長安乃築城於

范陽象長安因名長安城中有棗樹花而不結枝皆向西南

俗謂之思鄉棗

太平寰宇記

漢元后諸弟王鳳等五人皆封爲侯人皆知之保定志稱平

阿侯王譚不肯從王莽之亂與其子元才顯才益才仲才季才五人避地滿城光武嘉之封元才北平侯顯才蒲陰侯益才安嘉侯仲才新安侯季才唐侯並保定屬邑所居舊城尙在果爾則王氏前後有五侯何其多祿梓柱之瑞固不虛耳

燕山叢錄

河間有雨錢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

述異記

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舐漢造角舐戲蓋其遺製也

述異記

邢州伍仁村三官廟內有石像二相傳爲水沖來者村西有石像五有身無頭相傳爲漢光武所殺

邢州志

博野西章村有石如覆白中空當頂有孔兒童日投土其中終不盈滿相傳漢世祖巡河北以龍興岡有王氣命鄧禹覆

埋石日以厭之

燕山叢錄

漢鄧訓遷烏桓校尉故吏最貧乏者念訓嘗所服藥北州少

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至洛陽市藥還過

趙國易陽並載青泥一襍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東觀漢記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謀畫令遠度幕北以疲漢軍幕者漠

也言沙積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積為磧磧者

沙積也其義一也

程大昌北邊備對

漢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楊震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

市

楊震傳

東漢桓帝時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

爲堂石上慊慊舂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後漢  
書注云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  
姁女工數錢者靈帝母永樂太后好利聚金以爲堂也

後漢書五

行志

童謠又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後漢

書注云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京師

同上

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  
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  
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  
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石槐年  
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及長東西部大人皆歸焉遂盡據匈奴

故地

後漢書鮮卑傳

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水經注

王津後漢時人居磁州黃華谷會葬其母於谷中相傳爲仙

母塚云

磁州志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人爲之語曰

虎豹之口不如饑人

述異記

後漢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悽鳴走獸爲之悲吟疇臥于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疇神悟遠識知是虞之魂旣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子甚急宜竄伏避害疇對曰君臣之道生則

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

日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醉亦醒

拾遺記

先主少孤與母販屨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幢幢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

三國志

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爲鄮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旣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旣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

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  
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  
帝曰明珠翡翠尙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  
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  
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拾遺記

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夏天於浴室裏浴遣家中大小悉出  
獨在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窺之不見人體見  
盆水中有一大鼈遂開戶大小悉入了不與人相承嘗先著  
銀釵猶在頭上相與守之啼泣無可奈何意欲求去永不可  
留視之積日轉懈自捉出戶外其去甚駛逐之不及遂便入  
水後數日忽還巡行宅舍如平生了無所言而去時人謂士  
宗應行喪治服士宗以母形雖變而生理尙存竟不治喪

神搜

記

河間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隣女樵采於澁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爲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憶語訖風起而沒於水鄉人因爲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爲姑夫

述異記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辛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朔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飲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



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作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  
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予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  
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予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  
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  
棺視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  
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爾作何物令我一盃大醉今  
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

各醉臥三月

搜神記

晉武帝時河間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而男從軍積年不歸  
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行父母逼之而去尋病死其夫戍還  
問女所在至塚哭之哀不勝情遂發塚開棺女卽蘇因負還  
家後夫聞詣官爭之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

感於天地不得以常理斷請還開棺者同上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仙術晉咸寧初王道薦爲散騎常侍師事鮑鉉鮑愛重以女妻之洪以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乃於羅浮山煉丹後隱於楊家峪中巖構屋修道遂名其山曰葛洪山八十一歲尸解自號抱樸子

唐縣志

晉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羆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害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

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宏及封孫皓爲歸命侯相宏之  
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

逐之

拾遺記

瀛州圖經云歛起塚者濶百步高六尺長丈餘晉永泰四年  
十月晝昏十日地忽起如塚左右民家牛皆疲汗車有土而

無轍迹州北村中有大塚云是其處

河間府志

古漁陽北無終山上有燕昭王墓晉惠帝時張華爲司空于  
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乃變一書生欲詣張  
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  
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非但喪  
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不從遂詣華華見其風流潔白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

探蹟百家談老莊之奧區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  
入儒撻五體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  
非鬼怪卽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眾奈何憎人學  
問倉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旣而又謂華曰公門  
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  
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  
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魍魅忌狗所別者數百  
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  
昭王墓前華表已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旣至華表歎曰老  
狸乃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  
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  
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集異記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晉永嘉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修道  
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  
幽谷鑿池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  
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左右居  
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  
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  
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  
之就車至長安賜以衣冠辭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乞歸  
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于西  
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  
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

晉書

師匠獨坐靜室十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蹟以前所出經多

有舛駁乃正其乖謬

魏書釋老志

晉王烈字長休邯鄲人服黃精松花老而更少行步若飛嵇康甚重之數數就學烈後獨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如雷聲往視山上破數百丈石孔徑尺中有青泥出取搏之隨手堅凝氣味如粳飯烈自食數丸更攜以遺康康取觀之已成石擊之錚錚然烈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室中有架架上  
有素書二卷莫識其字暗記數十字以示康康盡識之烈喜  
乃與康共往讀至其所已失石室矣按神仙經云神山五百  
年一開中流石髓得而服之壽與天地相畢烈後莫知所之

葛洪神  
仙傳

石勒嘗傭於臨水

臨水晉時屬司州廣平郡在今廣平府磁州西北四十里爲遊軍所囚

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

勒曰何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列國主故相救耳

述異記

石趙時襄國旱令佛圖澄請雨乃掘內邱山岡得一龍已自

枯死澄嘆以水胡語呪之龍蠕蠕動須臾劃天飛去遂大雨

後人名此山為龍騰山

燕山叢錄

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

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鎮金一

餅與將軍為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

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

二枚黃金一餅

宋書符瑞志

博野蠡吾村本故蠡吾城後魏時兒童謠曰師子眼紅蠡吾

縣空一翁信之朝夕候視城門石師子有貨郎以臘脂染師

子眼老翁見之挈家走他境俄而大水驟至城郭傾頽人家

漂去大半縣廢省入博野

燕山叢錄

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虐生民百

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裾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

雙婦女尙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斬於市

魏書

趙郡沙門法果誠行精至開演法籍魏太祖聞其名詔以禮

徵赴京師以爲道人統縮攝僧徒卒贈老壽將軍

魏書釋老志

廣宗有沙門曇澄年且百歲魏太祖幸廣宗邀見於道奉致

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加以老壽將軍號

同上

魏寇謙之昌平人遇仙人成公興與之遊嵩華服仙藥遂隱

嵩陽魏貞元中召至闕一日謂弟子曰公興召我於中嶽仙

宮遂死有青氣如烟從口中出其體漸縮後東郡沈猷見謙



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

大清一統志

元魏時李皎師事寇謙之遂服氣絕粒隱於恒山年九十餘

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

同上

北魏惠始姓張氏清河人聞鳩摩羅什出新經遂詣長安見

之觀習經典坐禪於白渠北晝則入城聽講夕則還處靜坐

衆多宗信赫連屈丐敗姚義真於長安道俗少長咸見坑戮

惠始身被白刃而身不傷屈丐怪之擊以寶劍又不能害乃

懼而謝罪入魏訓導京都世宗甚重之惠始自習禪至沒世

五十餘年未嘗寢臥或時履泥塵足色愈白世號白腳大師

大延中終於八角寺遂瘞寺內後十年改瘞神色不變

魏書釋老

志

魏大延元年大雨數日有婦人持一玉印賣潞縣孫某家孫

氏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寇天師曰  
龍文紐書云此神仙三字印也

魏書

長北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  
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  
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  
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旣  
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  
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床坐其女在戶東立與  
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  
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  
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  
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

輿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仍去不返什乃下床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豕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豕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

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感

西陽雜俎

北齊後主高緯雅好傀儡謂之郭公時人戲爲郭公歌曰邯鄲郭公九十九伎倆漸盡入膝口大兒綠高岡雉子東南走不信吾言時當看歲在酉及將敗果營邯鄲按高郭聲相近

九十九末數也大兒謂周帝太祖子也高岡後主姓也雉雞

類武成小字也後敗於郭林盡如歌言

樂府廣題

慕母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以瑩

刀

北齊書

宗道暉長樂阜城人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

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後齊任城王湝鞭之復躡履而去冀

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

大

北史

范陽盧詢道天保末以失職為築長城使自負其才內懷鬱

快至役所作築長城賦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

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芳余亦何辭

閒於荆棘

北齊書本傳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貧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驢上下且其職事處多每須經歷及其退食非晚不歸會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回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木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而遂悶至明始覺方知墮驢之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北齊書

北齊時劉延世代居河間博研經籍以禮學教授弟子多至數百人延世每講說詩禮恒譏斥鄭康成時延世譽重河北無敢呼其名者一日有老叟到門直呼劉延世欲得相見門人皆怪之既入遽坐與延世論辨經義淵微奧異多延世所未聞究者將去謂延世日子學尙不深造乃輒詆前哲彼鄭

君者身卽是耳言訖不見延世驚悔累日自後無敢輕有所

議者

列異傳

寶公隋開皇中居真定解慧寺嘗礱石爲柱作門三楹上爲樓坐臥其上後北寇來縱火焚寺寶公從樓隕身而下毫髮無傷寇刃之刃自斷寇又舉火焚樓火自滅寇駭愕稽顙而

去

大清一統志

隋智榮開皇中修真宣霧山能契三昧之旨尤精醫藥符水有虎兔馴擾之異大業六年尸解其徒舉而葬山南麓鑿石

爲棺今棺尙存

唐山縣志

釋寶巖幽州人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文帝下勅召送舍利于本州宏業寺卽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峯帶澗面勢高敞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傾搖未曾休止及安

塔竟山動目息又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銛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瑪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仙眾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

天<sub>地</sub>有目皆見

續高僧傳

隋煬帝大業初信都獻仲思棗棗形大如梨紫色細紋小核味甘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因名左太冲魏都賦云信都之棗註云御棗謂難得也冀州志

慧淨俗姓房氏常山正定人隋國子博士輝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

志業宏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辭義罕有其比

傳燈錄

隋慧可姓姬氏武牢人初辭家抵香山依寶靜禪師尋南遊

少林謁達摩侍於旁精勤六載略無倦色達摩欲返西天付以衣偈可乃詣鄴都隨宜說法繼往成安縣住匡教寺談無上道四眾歸依聽者林會時有辯和者謗於邑宰翟仲侃加以非法可死投之漳河可忽於水面跌足瞑目泝流十八里至盧村遂葬於滏陽縣東北五十里

高僧傳

定州柏山上有古柏大數十圍形狀詭特上貫鐵環云是竇

建德植以繫旗者

燕山叢錄

高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日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曰可出乃鑿骨置楔其間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資治通鑑

唐太宗得蘭亭真蹟于僧辨才貞觀十年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臨之而歐褚留傳最著後之所謂定



武本歐所臨也所謂唐絹本褚所臨也定武本當時刻石禁  
中每紙已值萬錢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樂城殺狐  
林慶歷中爲郡人李學究所得後其子負官緡宋景文償以  
帑金納其石于庫景文定武守也故以名石向令此石不來  
德光或不死德光不死定武本亦不傳天欲假殺狐林以成  
歐本蘭亭之名旣死德光復貧學究詢之幸實德光學究之  
大不幸也德光已矣如學究者願不獲一傳其名字亦憾事

云

樂城志

白馬將軍廟俗呼小將羅成死於此唐太宗時爲建廟祀之  
有碑志陷於泥中云勅守臨洛城陷被執又云廟制宏敞尉  
遲敬德奉勅督修事皆杳茫不可信後讀山東通志羅士信  
歷城人年十四以勇聞從張須陁擊賊濰水上陣纔列持長

矛馳入賊營大破之後歸高祖拜行軍總管封剡國公從秦  
王擊劉黑闥勅守臨洛城陷被執不屈而死遍查唐史無羅  
成名而碑文與原傳相合蓋羅成卽羅士信其曰小將者或  
以其十四故云

函樓  
別紀

程咬金俗傳爲唐太宗征東將肥鄉城東三十里陳固村有  
廟泥馬夜出食人田苗土人以斧砍之馬帶斧奔逸遲明入  
廟斧在馬尾羣異而祀之甚謹今遺址尙存

雜記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於幽州西山鑿崖爲  
石室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  
滿卽以石塞門鎔鐵固之時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  
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  
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成功苑常以役匠旣多道路

奔走欲於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而念木瓦難辦忽一夜  
暴雷震電明且既晴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爲水漂積於  
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分邑里邑  
里喜悅助造堂宇頃之畢成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  
十三年卒弟子繼其功焉

真報  
記

唐潘師正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隱居逍遙谷高  
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  
帝異之詔卽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  
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大中大夫諡體元先生

唐書隱  
逸傳

唐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屠諸佛形像因留之  
內道場及韋氏誅後其人不知所之

太平  
廣記

天授中則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幽州人尋如意上封云

國字中或或亂天象請口中安武以鎮之則天大喜下制卽依月餘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與囚字無異不祥之甚則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爲入方字後孝和卽位果幽則天於

高陽宮

朝野僉載

唐宰相蘇味道欒城人與張昌齡俱有詩名互相詆訕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味道答云子詩雖無銀花合卻有

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

與撫掌大笑

本事詩

唐狄仁傑初令昌平境多虎邑有老媪子入山樵虎噬焉媪待子爲命痛子噬於虎乃控之公公爲檄山神約日驅虎訛至期羣虎交集公曰若不皆噬媪子也惟噬者留否則去一

虎獨留公曰食人子罪無赦對眾殺之昌平白羊城有神能

幻禍福居民祠之不祀且災歲必祭祭必以童男弗敢恤也

狄仁傑為令廉知其事獨往詣則一白羊耳拔所佩劍斬之

輒化為龍氣飛去因毀其祠民不復祭終亦不復有災昌平舊志

唐左衛將軍秦州權龍襄全唐詩作權龍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

天年中為滄州刺史初至乃為詩呈州官曰遙看滄海城楊

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襄

曰不過趁韻而已朝野僉載

靜琬姓氏里居不可考訪求名勝至燕涿山北白帶山見峯

巒靈秀遂採石造十二部石經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

經成是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漲忽浮大木千株

至山下因構雲居寺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曾修今香樹林

後琬公塔存焉

畿輔仙釋志

唐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伎教坊中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是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中櫛元宗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以牙笏及黃文袍賜之

明皇雜錄

李遐周者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天寶末祿山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未晤一旦遐周隱去不知

所之但于所居壁上題詩數章其末篇云燕市人皆去函關  
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悉幽  
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  
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  
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中縊之也其先見皆類此

同上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羣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嘗與明皇論羯  
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須魯山花瓷搃小碧上掌下須有

朋去聲肯去聲聲據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頽用石末花磁固是

腰鼓掌上朋肯聲是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開府又曰頭如  
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  
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

焉

羯鼓錄

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爲薊縣令犯法張守珪梟其首形體不  
死昇歸饑卽畫地作饑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卽書止字  
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  
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

廣異記

正定大厯寺有藏殿規制雖小而精巧莫倫其藏經皆唐宮  
人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內有古錦  
儼然有開元賜藏經敕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折毀敕書又有  
塗金匣藏心經一幅字體尤婉麗可愛善女人楊氏爲大唐  
皇帝李三郎書此出宋張端義貴耳集乃吾鄉故事也郡志  
載寺名甚多並無大厯之名或古今因事改易未可知也獨  
心經一幅所謂善女人楊氏必太真無疑然亦未聞其善書  
題後旣稱大唐皇帝又云李三郎稱謂極可笑也

無染稗記



唐宜芬公主題虛池驛屏風女史與唐書不同女史言公主  
本豆盧氏女有才色天寶四載奚霫無主安祿山請立其質  
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虛池驛公主悲憤作詩  
至番其國立君矣質子見殺公主亦遇害而唐書北狄列傳  
云以宗室所出女慕容爲燕公主妻契丹鬱于鬱于死弟土  
于嗣攜公主來奔豆盧雖出於慕容而燕都則非宜芬也奚  
王延寵降復拜饒東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揚爲宜芬公  
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是宜芬非豆盧氏延寵殺公主以  
叛非質子見殺而害及公主也

碣石叢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妻李  
氏悍戾虐遇五子曰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母墓前母  
忽于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

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  
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  
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共慟  
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本事詩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瘡其臆痛不可忍召  
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  
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割之有一  
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  
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宣室志

唐一行張公謹之孫自幼穎異從普寂禪師明皇召問曰卿  
何能對曰善記覽卽以宮人籍見示覽畢試之一無所遺明

皇呼爲聖人

唐書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厯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

嘗師之將薦之朝拒不答

唐書隱逸志

唐大耳禪師不知何許人開元間居普彤寺建浮屠十餘丈不煩求募數日功成每一入定月餘不出人見其塔頂危坐

云

南宮縣志

邊洞元者范陽女子幼而高潔仁慈好善每霜雪凝沍鳥雀饑栖必求米穀以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道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父母未之許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爲道士治機杼紡織晝夜不懈性亦好服餌往往爲藥所苦嘔逆吐痢至于疲劇亦無所怨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問賣者何藥叟曰大還丹服之

長生上仙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走偃僂眾笑曰既服之  
長生何憔悴若此耶須臾暴風雷雨眾驚悸稍稍散去叟曰  
此間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或指其院以示  
之叟入院徑至洞元前曰此有還丹大藥能服之乎洞元驚  
喜延坐問何藥須幾錢叟曰此值不多五十萬金耳洞元曰  
窮窘無錢何以致藥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  
年來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卽開囊示  
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子者二三斗令洞元自探之洞元所  
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升天乃中  
品也又于衣裾中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  
似桃香叟于井中汲水調此令吞之謂日子宜處臺閣之上  
七日可以升天當有天衣天樂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

之于是洞元告人曰吾不欲居此願登門樓之上時樓猶扃  
鎖語未終已騰身而上矣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  
近之人皆禮謁焉洞元告衆曰中元日可來相別衆乃致齋  
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縈繞觀衆仰見洞元  
升天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太守具以奏聞是  
日已刻大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有青童四人導一  
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幽州女道士邊洞元也今日得  
道升天來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幽州亦驛馳  
奏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命校書郎王瑞

敬之爲碑以紀其事

壩城集  
仙錄

薛昌幽薊人爲進士唐天寶中棲止於蜀之青城洞天觀忽  
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身輕目明勢

欲飛舉洞見遠近節度使延致欲送京師忽失所在大清一統志

唐曇無竭姓李氏幽州人幼為沙彌修苦行嘗聞法顯等躬

踐佛國慨然有志乃入流沙經龜茲沙勒諸國進至罽賓禮

佛鉢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後西入月支國

天竺界齋石蜜為糧隨舶泛海達廣州而歸後不知所終大清一統志

唐石坦渤海人游燕趙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

數十家所言各異後不知所終大清一統志

唐俞靈瓚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十餘年尙嶽赤君授

以回風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名

為異後入九疑山仙去大清一統志

何滿子白樂天詩自註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

以贖死上竟不免之元微之何滿子歌以為帝聞曲而免其  
罪元白友善聞見率同獨記此事少異

碧雞漫志

文宗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何滿子聲調風態率皆宛暢  
問所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元濟敗因得以聲為宮

娥元濟本滄人何滿子亦出於滄宜阿翹嫻其歌舞也

杜陽雜編

唐劉長卿郎中因人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劉郎李乃曰

李嘉祐郎士元安得與我齊稱耶每題詩不言其姓但署長

卿而已以海內人共知之也

雲溪友議

大曆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葦席哭於東市

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可採納即以席貯

屍棄之於野上聞賜衣館於客省每一字論一事時元載執

政也尤切於罷官市

南部新書

唐徐神翁修元默得長生術飛昇成仙德宗時大水至徐家莊鄉人恐爲患神翁以筆點水水從村旁流出遺水成渠號黑水灣插筆於地因成樹其枝幹多似筆形因呼爲水筆樹人慕奇往觀者塞途填陌鄉人惡其害稼遂毀樹今有神翁

廟至宋高宗爲康王時神翁與之遊贈詩曰牡蠣灘頭一艇

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踏金鼈背上行殊

未悟其指後南渡航海日方夕潮淺舟閣於灘問之曰牡蠣

灘也因起步山上問何山曰金鼈山始恍然憶神翁詩句及

諦視石壁則神翁題詩在焉墨跡尙濕

高邑縣志

唐相國賈耽節度滑州常令造鹿布衣一副旣成選一趨捷官健操書緘付之曰汝往某山中但荆棘深處卽行覓張尊師送此書任遠近使者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百餘里



荆棘深險無不備歷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聳拔二道流棋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賈相公使來開書大笑遂作報書一曰傳語相公早歸何故如此貪著富貴使者齎書而返公厚賞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嘗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遣人寫纔畢有道士突入呼公名叫罵曰爭敢偷書公遜謝道士持去鄭州僕射陂東有一浮圖乃遣使齎牒牒州於此浮圖取一白鴉遂令掩之果得以籠送亦不知何故賈公謫仙事甚衆此三篇尤顯明者也

逸史

賈耽在臺城北命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人鑿此井也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問之曰吾是井大夫也

玉泉子

唐宰相賈耽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於陰陽象緯無不洞曉有村叟失牛詣桑國師卜之卦成師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之於巾笥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以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公於馬上笑爲發巾笥取式盤據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叟曰相公不偷牛相公知牛去處耳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叟逕詣三門見槐梢果有鵲巢卻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繫之食草草次是盜者家

芝錄

又公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嚴戒之曰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如言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尼施朱傅粉冶容艷狀如倡人婦因以搗痛擊之腦破流血號叫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

又傷其足忽失所在門卒啟公公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但打不死公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十家救之得止

同上

賈公鎮滑台日有部民家富於財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進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治皆無效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謂其子曰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以遺御史候公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注視將有言爲監車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遂辭去其父曰吾疾是必死之徵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得已載去得一磐石近地置之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

中出沒數回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  
乃肘行而前旣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  
乃復載歸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公復出至前所置車  
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  
識者此人是蝨癥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  
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  
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咸服公之博識會昌  
解頤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二  
人救民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辱健步明日  
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可隨之識其  
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依尋之果有二緋衣  
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入大塚而滅遂壘石表之信宿而返

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發塚獲陳粟數十萬

斛人竟不能測 西陽雜俎

唐李惟岳拔扈河北聞瀛洲褚老生三世業卜筮甚驗召使

作卦卦成惟岳問我作天子否褚不應怒甚使武士抽刀挾

之褚方戰悸不覺遽呼曰作作惟岳笑曰汝今亦稱作作耶

取卦辭觀之有兩句云武王黃鉞首登天闕惟岳大喜曰只

此語我甯不當為周發耶乃捨使去褚出潛語所親云賊不

久凶死族滅矣後惟岳果為人所殺以黃油囊裹頭送京師

潘鎮雜識

王武俊節制鎮冀劉言史造之武俊善騎射載言史以貳乘

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

武俊歡甚命言史曰某之技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

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言史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

者以爲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

全唐詩話

唐書藩鎮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直卒子權襲領軍務權始名執恭嘗夢滄州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丐入朝至京師固辭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

此事又見廣德

神異錄

唐李尚書翱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般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粉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

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唐詩紀事

唐賈島初祝髮於瀛洲法善寺瀛今改名景寺在州城南已

蕪沒無一椽靜夜居人常聞鈴鐸梵唄之音其村卽以島名

燕山叢錄

柏巖禪師號明哲唐時人與賈島相善世居曲陽嫌薄村自

幼聰穎過人樂修淨業遂請命於父父許之卽就柏巖祝髮

能參四大五蘊之奧且博極羣書竟爲沙門傑出其題柏巖

寺詩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會徧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

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柏巖住不記柏巖名唐縣志

寒山拾得卽文殊普賢菩薩出世憲宗時在天台國清寺又

於任縣之東鄉修煉因名其村曰雙蓬頭有詩集行世順德府志

昌平銀山峯唐僧鄧隱峯之所居也隱峯閩邵武軍鄧氏子

侍馬祖得悟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元和中登五台路出淮西  
屬官軍與賊交鋒師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爲之息鬪  
遂入五合金剛窟而化

傳燈錄

唐憲宗元和中蘇湛游蓬鵲山裏糧鑽大鏡無遺跬忽謂妻  
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鏡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  
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  
數十里遙望巖有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  
聲妻子遽前救之身如墮矣有蜘蛛墨色大如鈷鏘集走崖  
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  
臭滿一山中

酉陽雜俎

晉陽東南二十里有臺駘廟元和中王鏐鎮河東時有里民

党國清者善建屋一夕夢黑衣人至門謂國清曰臺駘神召



汝隨之而去至廟入謁既再拜神召國清升階曰吾廟宇墮漏風日飄損每天雨卽吾之衣裾几席霑濕爾爲吾塞其罅隙無使有風雨之苦國清曰謹受命於是搏塗登廟舍盡補其漏既畢神召黑衣者送國清還出廟門未行十里忽聞傳呼之聲使者與國清俱匿於道左俄見百餘騎自北而南執兵設辟者數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馬儀狀魁偉殿後者最衆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會食於李氏之門故先謁吾君於廟耳國清與使者俱入城門忽覺目眇微慘以手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臺駘廟中見几上有屋壞泄雨之迹視其屋果有補葺之處及歸行未六七里聞道西村堡中有簫鼓聲因往謁焉見設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國清訊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嘗爲牙將往年范司徒罪其

慢法以有軍功故宥其死擯於雁門郡郡有磨笄山神存古  
常禱其廟願得生還近者以赦獲歸存古謂磨笄山神所佑  
於是醮之果與國清夢同也

河東記

唐李文饒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  
公當南行萬里明日復召之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  
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嘗夢行至晉山  
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人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  
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暨饋羊  
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己爲相國  
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己而罷相貶崖州司戶叅軍

卒

補錄  
記傳

漱石閒談載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遂爲獠族數

百人自相婚配正德間吳人顧朝楚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

召見其族狀與獠無異耳綴銀環索垂至地言語亦不相通

德裕誥勅猶存

陸次雲谿  
尚織志

唐太和末司空隴西公

太平廣記引  
作李良佐

之鎮橫海也

太和末橫  
海已改義

昌軍此從  
其朔也

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於四方急詔北渡

太平廣記引作有詔  
召浮陽兵北渡黃河

於時河冰層合公急擊冰令載舟中流

難勝舟覆詔書隨没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搜索六日竟不

可得吏輩請禱祠卒漑酒劃然有聲河冰中斷二十餘丈濶

三四步沈絲一鈞隨鈎而出第印微濕封角不壞有從事掾

宋藩為記

唐闕  
史

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為侍人號新聲當劉從諫潛圖窺脅

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為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

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  
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  
覆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  
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  
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

西陽  
雜俎

唐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曰我  
中山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援筆運思  
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

仙傳  
拾遺

咸通六年滄洲鹽院吏趙鱗犯罪至死旣就刑有女請隨父  
死云七歲母亡蒙父私盜官利錢衣食之今父罪彰露合隨  
其法鹽院官崔據義之遂以其事聞詔哀之兼減父死罪女

又泣曰昔為父所生今為官所賜誓落髮奉佛以報君王因于懷中出刃立截其耳以示信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疾愈

遂歸浮圖氏

南部新書

祖敏本易人唐時墨官也其法以鹿角膠煎膏和之名聞天下晁氏云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匠惟聞祖敏

按唐書地理志易州貢墨意當時治墨者不特祖氏其後奚

李張陳皆出易水製作之盛有由來矣

陸友墨史

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珪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非也今之人但見有奚庭珪墨二品庭珪父即超何獨有奚庭珪而

無奚超也趙宣遠夫嘗收一種上印文曰宣化奚庭珪乃知

居歛者李氏籍宣者奚氏各是一族而名偶同耳新安志云

自蔡君謨以來皆言李庭珪即奚庭珪惟黃秉李孝美云奚

墨不及李按墨經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  
養墨又云奚肅之子超肅之子起而別敘歙州李超超子庭  
珪以下世家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矣

同上

張遇易水人善造墨有題光啟年者妙不減庭珪宮中取其  
墨燒去烟用以畫眉謂之畫眉墨

同上

滄州李巡官之子夜讀有皂衣肥短人被酒而入子懼走其  
人曰李白尙與我友乃延坐皂衣以席帽盛酒共飲其父以  
甌擲之皂衣走帽乃酒榼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故老云此

李翰林故宅也

唐餘錄

滄州有婦人不食但日飲水數杯年近五十而容貌悅澤人  
問其故因言自幼母病在牀家無兄弟惟日賣果於市得贏  
錢數十以供母值歲歉米貴因仰天致禱今日所獲不足以

贈二人願天憫我使我飲水不飢盡以所獲供母遂臨井飲  
水一杯以後遂不思食殆三十年

睽車志

李叔詹識一范陽山人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  
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  
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後水不耗  
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  
色渾渾爾經三日搨以襍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  
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采色不令

沈散而已

酉陽雜俎

唐彭博通河間人長八尺其力絕人常取鞋一緹夾一臂令  
有力者拔之鞋底中斷博通步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倒拽車  
尾牛卻行數十步於長安中與壯士魏宏宋文馮師本角力

博通堅臥令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而枕不動名震京師

朝野

命載

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與翁共席而坐目昏思寐翁乃探囊中枕以授

之曰子枕吾枕榮適如志

枕中記

唐惠能即盧行者范陽人聞五祖在黃梅乃從之為其役使五祖欲令寺僧作偈上坐神秀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能方在碓舂米亦書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見之潛付衣鉢後為六祖賜號大鑒禪師

宛平縣志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咩咩濟曰瘞卻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



後茶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五燈會元

釋神英罔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卅歲從師諷誦精勤

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

高僧傳

唐時覺禪師嘗以道力攝二龍于萬壽寺中池內嘗見龍形  
一曰大青一曰小青宋因禱雨有驗封大青應濟侯小青利

澤侯

燕山叢錄

范陽鳳池院尼童子年未二十濃艷明俊頗通賓游創作新

眉輕纖不類時俗人以其佛弟子謂之淺文殊眉

清異錄

墨君和真定人肌膚如鐵年十五六趙王鎔見之曰此中何

得崑崙兒耶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以皂衣賜

之後燕王李匡威誘擒趙王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

士負王踰垣以免王問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對日視中之

物王心誌之賞以千金賜田宅宥十死富貴四十年當時生子黑醜者多云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

耳目記

從諗曹州人姓郝氏精心元悟受法南泉印可年八十居趙州柏林禪院行業日隆嘗以庭前柏樹指示西來大意卽景發凡初無沾滯每見人輒云且坐喫茶一日真定趙王鎔至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翌日有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云大王來不下禪牀今客將來爲甚麼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也後圓寂僧魯雲請於朝特賜趙州古佛真際先祖國師之號

趙州志

劉守光攻陷滄州呂袞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遊袞門見琦臨危謂監刑者曰此子某

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後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尋升宦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爲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燕趙之士流爲美談

續世說

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進士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淨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

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擊破爲二  
擲之而去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

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

薛大訓  
神仙通

鑑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

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

都印三  
餘贊筆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

卒追捕盜賊宿於逆旅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

外毛乃叱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鳴躍否則已毛復寢

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

幾毛以州歸命於唐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其後竟帥滄海

玉堂  
閒話

後唐時滄州民人有子母苦於科徭流移近界墾店路逢白

蛇其子以繩繫蛇項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霆暴作撮將此子上天空中爲雷火燒殺墜地而背有大書人莫識之忽有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卽識其字遂以青裾被之有識者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爲天神所誅椽光子曰龍神物也况有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繫而殞之遽致天神之罰斯又何哉

北夢  
瑣言

後唐康福蔚州人性不知書自以世本北狄而北狄貴沙陀故嘗自言沙陀種也常有疾臥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安得謂我爲

奚聞者笑之

五代史  
本傳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日和謂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遽

回顧小吏曰我所靴乃一千八百詬怒者久之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滿堂哄然當日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寮

歐陽文忠  
歸田錄

馮道在中書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道字何謂不可馮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五代史補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語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衆闕然爲罷講

籍川  
笑林

馮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道聞之不悅於是高其牆垣鑰其門戶作詩書其門云高卻

垣牆鎖卻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驚應相賀從此方知

有主人

全唐詩註

五代末馮吉善琵琶能以皮爲絃彈之其聲清越周世宗深

喜之號爲繞殿雷

五代史補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疑自以第十三登

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傳老夫衣

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曰從此廟堂添勝

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邵氏聞見前錄

范魯公質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

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

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佛廟後門見一

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召詳定是爲刑統

邵氏聞見前錄

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旣而北伐命以礮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

乳間而殂

王定國隨手雜錄

竇諫議禹鈞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清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涕泣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

范文正

別集





畿輔通志卷二百九十九

識餘二方伎 仙釋

宋太祖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召潘美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則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以潘美

爲父而不言祖

王定國隨筆雜錄

郭進爲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簞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

亟往督役無妄言

宋史

宋郭進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於東廡羣子之席於西廡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買今資政殿學士陳產升宅乃進舊地東南一隅也

夢溪筆談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驛鎮陽召見行宮

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  
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  
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  
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  
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卽異於是老  
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  
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  
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宋史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爲浮  
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旣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  
能爲懷丙度長短別作柱命眾工維而上已而卻眾工以一  
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浚河鑿石爲橋

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御眾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宋史

宋張惠明趙州人結廬中條山太宗詔入內殿封妙濟禪師

尋至西嶽仙去續文獻通考

賀蘭真人宋時人不知其所自來嘗居磁之西山山因以名嘗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始居嵩山紫墟觀後又徙濟源奉仙觀真宗召至闕應對稱旨奇之賜號宗元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祥符三年卒時天

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皆異之

磁州志

李沆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終不言妻

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宋史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斤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係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偶嫁之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聳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

湘山

野錄

東坡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

讀書工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詩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翊日袖詩呈真宗及敘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

壇主簿

詩林玉眉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

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

彥周詩話

邯鄲李氏其家所藏書目足與秘府敵視參政蘇公宣猷宋

公文宗歐陽公丞相蘇公兄弟爲尤盛

百川學海

晁文元公迴少聞方士之術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徹公名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

搖空三曰秋蟬曳緒其裔孫端禮云

龜水燕談錄

羅道成宋慶厯中遊恒嶽題詩曰白驪代步若奔雲間人所

至留詩蹟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柳楊山下石鄉人言昔有  
真人得道乘白驪行石壁上其蹟至今存焉又有喬同者從  
之學道年八十益壯東坡詩曰結茅松山啖松腴炯然蓮花  
出泥塗邇來八十胸垂鬚上山如飛嗔人扶後同隱於唐縣  
山中後人名其山曰羅喬山

唐縣志

蘇味道貶眉州刺史一字留眉至宋三蘇俱以文章顯子由  
欒城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其孫籀亦有欒城遺言子  
由父子兄弟興于眉猶惓惓以欒爲念可謂不忘本矣

欒城志

東坡與孫子發東云過正定見楊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  
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東坡  
不輕許可觀此則楊君父子自是郡中有數人物乃竟湮沒

不傳可嘆也

雕邱雜錄



宋蘇子由爲賀遼王生辰國信使子瞻有詩送之既至國人  
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曰誰將家譜到燕都  
識底人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子瞻  
得詩次韻云羶毳年來亦甚都時聞鳩舌問三蘇那知老病  
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聞曩時有刻石于使館者今無存

矣

辛齋  
詩話

劉安世字器之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鬻一舊宅  
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虺三四出屋  
室間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改  
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篚棄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  
復又倍曾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  
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已錢易之者卽是某所居矣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今我回此橋

不食而去

宣政雜錄

二聖之北狩也道君由滑濬至燕山淵聖由淮陽至雲中既至燕山二聖兩寺居處七月上旬于昊天寺相見親王東序駙馬西序道君居左淵聖居右皇太子祁次南面西酒五盞

自早至午禮畢而歸

燕雲錄

宋建中靖國初謠云河邊殺羊欲上天欲上不得上墜向河中間蓋劉豫之應

偽齊事蹟

阜城縣南七里乃偽齊劉豫故宅至今稱御莊宋崇甯間望氣者上言阜城有天子氣徽宗不信已而方士頗言之詔斷其岡隴以洩其氣術家共議以爲王氣未歇猶當出偏閨之

主及靖康之變金人始立張邦昌邦昌亦阜城人邦昌敗又立豫改元阜昌阜昌者阜城故名也

燕山叢錄

劉豫少時以無行爲人鄙棄遊富人陳翁家偶窺大鏡見中有白龍盤屈但無鱗角心竊自異數出大言陳翁潛知之妻以女生子曰鱗曰角以鏡龍無鱗角故也二子長豫果僭僞

位

燕山叢錄

眞君崔姓廟在磁州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旣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胖嚮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於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竊考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爲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爲後漢之子玉

雖皆名公而實非也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爲護國

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爲滏陽令再徙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爲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所信向而封崇之故詔曰惠在滏邑恩施蒲人又曰案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爲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與元符二年卽舊號封王大觀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以府君爲號者尤見其本於爲令也

樓鑰中興顯應觀記

定州開元寺有塔名料敵塔宋築以望契丹者高十三級廣六十四步旁施鐵幢中貫數抱大木登最上級可瞰百里仰視行雲勢若搖動宋失燕雲以定州爲邊境故潛備甚密

燕山

叢錄

宋時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

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王定國聞見近錄

宋時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為妾凌妻

極妬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偶脫而逸去入他郡

為女道士作妾薄命嘆十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所苦且以

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褥前後凌妻死王復返 鬼董

老仙姑宋時人不知姓氏隱於唐縣山中自云貧道往世二

百年矣言訖投崖飛去因名其地曰捨身崖 續文獻通考

郝仙姑安州人幼時癡憨若無知者蓬頭跣足父母早亡兄

嫂惡之嘗有一丐垢污藍縷人不敢近直造女所索水飲女

敬與之兄嫂見之怒女猶禮待之與藥數粒女吞之有雲起

乘而去莫知所終

保定府志

契丹地有二水一名土河一名潢河至木葉山合流為一古

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

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之山顧合流之水遂為夫

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字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祖皆利部

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日頰沒部六曰

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盟部立始祖及八字像於木

葉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

契丹國志

北狄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人死魄皆歸此山每歲五京進

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進山

張舜

民使  
遼錄

遼人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口作契雀聲以為禳厭如見



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

漢語魂風也以爲禳厭

燕北錄

遼俗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蓑塗面  
謂之佛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

故潔白如玉

雞肋集

遼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  
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  
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  
方遷首隊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  
五行之書旣而金人滅遼首領烏珠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  
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頷明眸華髮權略過男  
子烏珠驚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子奉使日接伴使曰

工部侍郎龔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志

僧洪源自潁川來居寶坻建彌陀庵於城南後跌坐而化其

徒闍維之烈燃已絕色身如故乃作龕供之髮鬚長月一

削之後為女子摩其頂髮遂不長

燕山叢錄

案

大清一

於寶坻疑常在  
或即洪源別名

蓮花池在磨臺山金大定間有大龜負鏡出浮池面土人異

之建剎名龜鏡

長安客話

寶公姓武氏磁州人金大定初於滏陽造仰山寺殿宇華麗

柱上作金龍蟠之忽有題句於柱上云人道斑鳩拙我道斑

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寶公大悟即入西山結茅以

居後遍歷名山住崑崙寶嚴寺一夕大風震地端坐而逝

大

清一  
統志

金劉德仁滄州人始生有光照一室及長讀書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有老者授以道德要言投筆一枝而去自是學大進大定初詔居京師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

人

大清一統志

金大定中高邑李氏少女清明日與女伴同為秋遷戲遇大風吹入雲中父母見之數日乃在贊皇水濂洞負壁立槁眾

異之移置洞中即其骸塑像嚮之祈禱無不應像今存

燕山叢錄

唐山有帝堯祠甚靈應金章宗時歲饑甚神降人語祠側民曰吾已化山陽石為麪可取食試掘之果得麪隣郡聞之來

取者日以萬計明年麥熟麪不復有

燕山叢錄

金章宗時廣宗萬安禪師建圖照塔近旁無水有智井令汲之得泉工作百人持斗米炊飯皆飽食猶有餘飯人皆神之

遠近來助旬日成塔

燕山叢錄

金蕭淨興宗城蕭氏女初入道九年不語既語能解文義人有請必先知之明昌二載帝晝寢忽夢一仙姑駕鶴而來狀貌清古與論神仙事帝驚覺擬象遣使求之使者未至前二

十日已知其事矣明昌六年羽化

廣平府志

蔡真人滿城人母王氏感夢而生六歲始能言七歲出家戒行嚴甚金大安初聞邱真人卽恭詣之口授其訣遂得悟焉元帥張柔領軍治滿城以狀奏之賜湛然江月之號丁酉歲五十九告弟子曰苦塵俗殆將歸去翌日具衣冠端然而逝不雲而雪樹木皆挂比葬有鶴翱翔人以爲仙云有江月集行於世

趙子昂同李子搆過海子飲于酒家有小姬勸飲子昂賦詩

云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鏡湖遊騎等閒來洗馬舞  
鞋輕妙迅飛鳧油雲判澗纏頭錦粉汗生憐絡背珠只有道  
人塵境靜一襟涼思咏風雩子搆詩云馳道塵香逐玉珂彤  
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  
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心感喚取青眉對  
酒歌子搆名材京兆人年十七賦此詩又嘗於客座詠十月  
桃得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王母一笑天回春眾皆閣筆子  
搆天死子昂稱其詩雜于唐人中未易辨而皇元風雅元詩  
體要皆作盧詩非也

不出戶  
庭錄

元興劉秉忠左右世祖曾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  
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正定張耕洺州劉肅者治之猶  
可完復乃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

邢爲順德府裕宗曰安得治民如張耕者乎按此則耕自是  
正定張礎高原一流人元史不爲立傳書缺有閒矣一統志

逸之固宜

正定府志

郝至温字其玉少與劉秉忠同爲僧秉忠侍世祖潛邸荐至  
温可大用召見授以官弗受賜號佛國普安大禪師博記多  
聞百子諸家之說無不精貫善草書得懷素遺法有草書詩

文行於世

詩史會要

元祈志誠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  
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  
淨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  
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  
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

曰臣昔爲宰相年尙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  
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  
誰爲卿言是曰祈真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元史釋  
老傳

元膽巴國師成宗時北狩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弟  
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

大至眾咸震懼惟幄殿無虞賜碧鈿杯一

元史釋  
老傳

元邱處機字通密皇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有相者相之曰  
神仙宗伯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謁重陽王真人請爲弟子  
道成金世宗手詔致聘延問至道處機以治尙無爲天道惡

殺爲對賜號神仙爵太宗師賜金印曰神仙符命掌管天下  
道教尋乞還終南元太祖請作醮事焚簡飛五鶴翔舞詔居  
大都太極宮賜虎符嘗至五臺足膝血流罔恤也遍歷普陀

蛾眉名山連燃三指以供三大士李太后聞而創寺居之賜額長椿賜紫衣金頂者三年八十餘坐宣偈而寂太僕米萬

鍾為之傳勒諸石

元史釋老傳

元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官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

希誠太元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

其徒者

元史釋老傳

岳真人涿州人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家學道師事太元真

人卒得其祕至元中封崇元廣化真人大德中仙去

大清一統志

通辨雄縣人七歲慕浮屠法禮真空為師皇慶初萬山和尚

奉旨大作齋會請師演法忽從法座放大光明良久方滅及

示寂白光四達得舍利無數

大清一統志

萬松老人耶律文正王之師也其語文正王曰以儒治國以



佛治心王亟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  
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  
智者得之於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  
脈具雲門之善巧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  
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有萬壽語錄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  
從文正王索琴王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見  
湛然居士集且作詩寄老人有一曲悲風對譜傳之句又嘗  
寄孔雀偃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語白蓮老社頭  
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水滸

亭雜識

苑至果號晤真子滿城人元丙申歲修煉葛洪山漆峪中採  
薇而食年九十一日沐浴更衣謂眾曰今日酉初刻吾必去

矣至期端坐而逝

大清一統志

劉道秀安肅人少往盤谿山禮和光道士爲師後省家見莊容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劉氏妻暴死治之立愈嘗有羣盜夜

劫道秀遽呼大風歛起皆潰去

大清一統志

元世西僧怙勢恣睢氣燄熏灼延於四方爲害不可勝言至大二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於留守李璧璧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堂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遇赦以免二年又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詔釋不問

元史釋老傳

元仁宗至漳河值大風雪田叟有以孟粥進者近侍却不受帝曰昔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阻

往往不知稼穡艱難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叟綾一匹慰遣  
之行次邯鄲諭縣官曰吾慮衛土不法胥吏科歛重爲民困  
乃命王傳巡行察之元史

元延祐間故城常有三叟乘短轅犢車往來村落人以疑事  
質之無不厭意問其姓名不答以其識度開朗號之曰三朗

後不至意其歿建三朗祠以祀燕山叢錄

索尤魯翀字子翬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文宗曰候  
朕遷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元史本傳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  
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  
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  
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官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

必從仁宗嘗敕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卽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

元史方技傳

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鑿塑說者疑鑿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鑿則鑿別是一人著名于正奉之先者也正奉塑像虞文靖特爲作記元史方技傳云有劉元者嘗從阿爾尼格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下云元字秉元蘄之寶坻人而劉同人紀帝京景物遂目爲

藝元足資噴飯

析津日記

元月溪居士名塔里幼時方解語卽自言剃胎髮在牆穴中

指母取之視之果然長慕佛教遊四方爲名釋至元間薦授東平路總管以廉慎稱乞休誓爲佛門外護凡僧尼粘縛者營救甚眾講授一吐萬言老而不倦一日說偈曰我不成佛說謊佛非我做我無爲語竟無疾而逝

棗強縣志

姚文公爲承旨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眞眞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甯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甯坐盜用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娼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努爲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女配汝吾卽其父也貲裝皆出於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

箕谷筆談

至正十年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元史五行志

河間路景州河澚一土阜相傳爲皇舅墓自國家混一區夏  
童謠云皇舅墓門閉運糧向北去皇舅墓門開運糧卻回來  
及至正辛卯中原大水舟行木杪厠比水退墓門顯露土阜  
崩圯天下多運道不通讖緯之說誠不誣矣

輟耕錄

范益精于醫脈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七十矣有老嫗詣  
其門曰家有二女病欲延公往治之問其家何在曰西山益  
憚途遠以老辭曰可攜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攜二女至皆少  
艾益診之噩然曰何以俱非人脈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  
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治吾女故來投今  
已覺露幸仁人憐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  
中帝王所在百神呵護爾何得至此嫗曰天子自在濠州城  
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此間空虛故吾得出入益異其言授以

藥姬及二女拜辭去是時太祖龍潛淮右云庚巳編

滿城苑至禮從江月蔡師密受元旨隱抱陽山藝蔬自給壽

九十餘元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沐浴易衣謂弟子曰

今日酉正初刻吾當去作頌曰空手來空手去兩腳踏虛空

總有長風不用御又有頌別大眾云人間九十年歸去塵緣

斷欲戀世間人恐失朝元伴至期儼然端坐捉筆書一詩云

九十年來瘦鶴姿紅鉛黑豕鍊丹時塵凡蒙懂無人識飛上

晴空任所之遂暝燕山叢錄

遵化鐵廠其爐有神元時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

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眾見其飛騰光燄

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崇甯侯二女

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

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春明夢餘錄

趙州瞽僧能噉墨作畫上布五色亦噉之毛提舉家一虎蹲

大樹下旁卧一青彪虎目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豎雖趙邈

齷不能過也殆佛氏所謂六根互用者耶

元遺山續夷堅志

元涿州張誠嘗於道中得遺篋守之不去有張琮者哭而來

曰兄以非罪被繫貨宅得金將以為贖如遂失之兄弟皆無

生路矣乃舉篋歸之時誠已六十尚無子自是妾遂妊身生

男壽八十而終

燕山叢錄

元人鍾嗣成錄鬼簿載有傳奇行於世者白人甫號蘭谷李

文蔚侯正卿號良齋先生尚仲賢戴善甫江澤民俱正定人

才學之士也今郡邑無傳焉記之以俟考

雕邱雜錄

武邑南關東嶽廟旁有元孝子李璋紀事碑其石黑紋隱起



成一梅樹狀幹柯扶疎宛然如繪枝上成一雀影毛爪欲活

月下尤顯人稱爲古碑異梅

武邑縣志

三女河在豐潤城南三十里相傳元末姊妹三人避兵亂有兵追至恐爲所污相攜投河而死又東去五里爲女過村疑其自東而來也一說昔有三女伊父屠也終日沉醉負販乞丐赤身踈足咸與爲交交則痛飲幕天席地不間寒暑酩酊傾倒之餘家計置之度外鄉人無與立談而伊亦不肯與談時三女尙幼當其酒酣耳熱則以女許婚跛不能履眇不能視垂白嬰孩奚僮牧豎皆稱子壻久之強有力者潛議略女野合鄉人藉藉聞其語三女亦稔知之而其母已亡家酷貧少近親無可投愬且懼其父之受僇辱也乃互相抱持哭於關帝廟攜手赴水死鄉人得其尸三手相攜堅不可解扶尸

瘞於河澣今村中關帝廟神座後北向塑三女攜手沒河像  
痛哭慘戚其狀如生嗚呼奇矣由前之說則貞而烈由後之  
說則烈而考古之曹娥應不是過而當時無大人先生發爲  
詠歌勒之金石致使河水常清姓氏湮沒也豈不悲哉

豐潤縣志

梁斗南登元進士第一累官至河南都運相傳斗南讀書閭  
山與同舍生論及鬼神斗南以爲不足畏同舍生日閭山廣  
甯廟汝夜能獨往乎斗南諾之乃約堊壁爲驗至則遙見燈  
燭聞曰丞相來燭盡滅隨以筆堊殿壁至東北隅暗中觸一  
物捫之則人也攜以歸乃一女子有殊色問其故曰妾蘇州  
人因清明觀擊毬忽怪風晝暝昏迷不知至此事聞詔以女  
配斗南人謂天賜夫人

良鄉縣志

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劍每有急則出劍呪之曰疾長

疾長應聲長丈餘元末兵亂聚眾保馬子若寇至仗劍禦之

無不敗退鄉人賴焉

燕山叢錄

井陘人畢鵬自少學道有異術嘗居山中每出則有虎隨之

揮之乃去常負一壺人遇鵬不善則有羣蜂飛出螫之嚮鵬

謝過蜂還入壺後負笈南遊不知所終

燕山叢錄

元氏人駱元素入飛龍山遇一父老子藥十顆謂之曰服此

可卻食元素請其姓名曰吾徐元英也新受天帝命為北嶽

長史言訖化為童子乘雲而去後人即其處立觀名為徐童

觀中多桐木極清香結子堪染繒帛作淺碧色若移植他處

則不生

燕山叢錄

女妓馬氏蓬瀛昌黎人也東光貢士劉公直歷禮部主事戶

部郎中元季兵火宦遊於昌黎娶之蓬瀛幼聰慧隨父讀書

精通歷數天文洪武壬申差內臣陳二仔捧寶二百錠四表  
裏召授尙官司官正授冠佩縣歲給俸米六十石戊寅差內  
臣穆和賜一女使送還甯家永樂卽位召二次屢賜寶楮表  
裏官其子政爲本縣儒學訓導終身

碣石叢談

明初有玉鴿十二從南方來飛集燕山識者謂北平當王蓋

兆燕山十二陵也

菊隱紀聞

永樂壬寅有客乘馬至武強馬蘭池值滹沱水漲勢將滅頂  
俄見二神人出浪中各舉一人致之數里外人馬俱免二客

立雙廟祀之

燕山叢錄

定州城東有飲馬池宣德中軍人趙牛牧牝馬於池側後產  
一駒能伏水底腹下隱起鱗甲狀貌駿異蓋龍種也有可以

獻道死瘞之其處名龍馬隄

燕山叢錄

戶部尚書安平張公鳳少時隣人使巫師下神公往觀之將及門神告眾曰貴人且至吾不敢留遂無語張既去神復降

燕山叢錄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過土木嘗詢問已已車駕蒙塵事有老百戶云初大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建營建牙初忽有窺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澁至此適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敵遙見軍馬移動遂羣噪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頓莫能為計相與枕籍於塞馬蹴踏之餘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鄺尙書等皆不知所存蓋北敵臨陣必待彼動方動使我師堅壁不移其敗未必如此之速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與戰而失利蓋知之未真耳

菽園雜記

太僕寺丞張翔文僖公益次子印馬過土木土木乃文僖公

死難地具祭哭奠歸夜夢文僖索紅沙馬天明廐人報紅沙

馬死矣土人云文僖公死難所騎者紅沙馬

金陵瑣事

居庸以北俗擇葬地以驗蛇盤兔穴為上昌平侯楊洪赤城

葬母處亦然意者地氣溫暖二物皆穴焉偶相值而相持亦

適然耳甚者至爭地盜葬積訟連年惑哉

水東日記

獨石書板刷墨多用兔腳帶毛又地苦寒素不產藤竹人家

籬桶等用則取紅棉柳條為之不異藤竹也乃知天地生物

不絕生人之用顧用者何如耳

水東日記

保安衛文獻故家有二沈氏皆浙產一為沈桂明成化時代

父戌保安者一為沈鍊嘉靖時建言編置保安者桂為孝子

鍊為忠臣其後人家於此者皆以詩書世其業

宣府鎮志

萬全多高山重陰凝沍夏日盛陽搏之故多風雹之異有西域沙門教人於張家口西北石壑山築臺以厭之居人目爲

禁風臺

宣府鎮志

清豐縣有江瀆廟額曰廣源旁爲龍井其神最靈天旱禱雨則潔空瓶致香案間當雨則瓶中自有水溢景泰庚午夏旱都御史李奮時爲學官素稱修潔有司擇令率吏民往禱旣拜祝水隨溢迫視已涸如此再天竟不雨奮等莫識其故其夜夢神謂曰若等爲民勤矣而醉人毀我戒壇恐信宿不可得雨覺而詢之乃是除地僕夫醉毆廟庭中眾爲懼然祈拜愈懇明旦候瓶水已滿迎歸供之雨遂大澍

燕山叢錄

邯鄲縣龍王廟有井曰聖井水常上溢遇旱則迎城隍像如井擇女子端麗者七人各持箕汲井水滌之乃以箕揚水如

飛雨之狀眾伏地呼曰東海老龍生七女刷了簸箕卽下雨如是數日俟新泉涌溢挹注瓶內朝夕供奉得雨則送水還

井

燕山  
叢錄

任縣廣祐王廟其神爲崔子玉甚著靈異長子縣有妖狐憑民家室女其家來叩神見廟中有流光北去無何狐墮外廟階光山有虎爲害縣課獵人捕之不能制獵人頻受杖亦求

神虎自詣縣庭伏罪若被制者

燕山  
叢錄

景泰二年王威甯越廷試時疾風吹其卷起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上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

耳  
譚

景泰時內邱倪崖獵於白脂山遇白虎從而射之虎奔蓬鵲山崖洞人尋之唯見石甌發視得書一冊攜歸閱之無字偶置燈巨甕攜書就讀乃見字皆秘文崖遂通異術傾動一時



臨終索火焚之

燕山叢錄

長垣縣北十里有學岡相傳孔子嘗過此而講學其旁有廟

元季毀於兵天順二年縣令劉宏重葺役人陳海等共聞瑟

聲冷然驚起求之無所見故有化雨亭因改曰鳴瑟

燕山叢錄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鏊有

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

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稗史彙編

中官阿丑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

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伴曰某官至

酣罵如故又曰駕至酣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

帖然旁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

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陳越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

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焉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  
作儒生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爭之不已丑  
徐曰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上密遣尙銘察之保  
國卽撤工成化末年刑政多頗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  
精擇之旣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次一人曰公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  
主者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亦微哂而已

貂璫  
史鑑

成化間紀傑路出廣平渡漳水舟子武某與其僕競渡辱之  
汚其衣詬曰若卽售未必莅茲土也傑笑而去尋以進士任  
廣平令武匍匐請死傑曰忘之矣置不問人服其雅量

廣平府舊

志

明成化乙卯灤州城南有李氏子弋雄雁鍛其羽雌隨飛悲  
 鳴三日而去雄畜久而馴縱野以媒他雁及春其雌復來飛  
 鳴如昔累日其家異之出雄於隙地伺之雌哀鳴而下周旋  
 俯仰鼓翅招呼若與之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之  
 鄉人雲集而歎瘞之於高坨名曰雙雁坨處士朱景有詩

石隅

叢談

燕出長人東北夷為多矣如慕容皝七尺八寸垂七尺四寸  
 德八尺二寸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  
 由鐙德見而奇之賜食而盡一斛元魏時南明太守慕容叱  
 身長一丈腰圍九尺盧龍節度使盧文進於無定河見一人  
 腦骨一條大如柱可七尺

石隅叢談

昌黎仙臺山後有石洞古井張果老院在焉石碣石槽遺蹟

尙存韓湘與果老棲仙臺山常對奕今有仙人奕石腳迹石盤文甚古又觀音洞石壁上有韓仙真影邇者縣令刻藍關記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云文公集其弟滂墓志銘支系甚明其詩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是記以公爲叔而父其伯祖曾會無子而有子湘有父而無父矣竟篇言呂洞賓七度之成道及諸與浮拾得輩未嘗及張果老北至五臺山未嘗言入燕也則昌黎之仙蹟視斯記自辨矣

碣石叢談

卦和尙居東陽山庵娶八妻皆死其壽百六十歲人以爲採補延年能前知言禍福如神有訪者輒知之豫炊以待盜至先期呼山下莊客伏庵側聞磬聲各敲銅鐵器驚之遂解散文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高處靜坐盜盈擔歸至庵下百步許遂迷路盡夜不能出比曉若有人拘至卦前方如夢醒遂

叩頭流血封慰以善言陳利害各還物於故處而去

碣石叢談

昌黎城內崇興寺有一老僧戒律精嚴有人遇僧於城南虹橋問何往曰往南方問何時回曰在二十年後因托其人至寺中屬其徒有鞋一雙置某處務覓而藏之後二十年寇公新民來宰斯邑入寺恍悟前生問其鞋猶存臨去作偈云脫殼僧官作宰官紅塵不染已多年看破世情渾不語歸來依舊坐蒲團寺內東壁有卧碑鏤虔署預夢四字是公遺蹟也

永平府志

灤州許昇傳劉道真道法持律精嚴祈禱無不應郡中旱昇爲請雨有山僧夢神相語曰許道士要雨今須與之次日果雨又民劉芳家有妖爲祟芳晝卧褥間忽起火舉家撲之乃滅復有椀落榻上堅不可移請昇至家椀自不見昇爲設醮

有魑鬼見形曰且暫去百日後再來至期復邀昇作法妖竟

絕燕山  
叢錄

宏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

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乞嚴武事備盜賊何孟春謂同

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火災禮

部燬焉或問孟春此占出何書曰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

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縉曰熊於字能

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偶憶此事云然不意

其驗也餘冬  
序錄

固安縣大水岸圯斷橋邊出一碑題曰橋傾天子過碑出狀

元來其年武宗南幸過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

第玉堂  
叢語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曾給一品服色相傳教坊司曾  
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笑之未幾上有  
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盡官之使入爲鐘鼓司官後皆賜玉

穀城山  
房筆麈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辛未入密雲城人豕圈與豕同眠  
無穢氣人皆異之後徙學宮傍又徙滕家巷居民簷下壘甑  
爲井踞坐以足頂尾閭兩拳握六指不放如勾問之則不言  
與之食則食不食葷酒不多食過午則不食與之衣則裂之  
避之與之貨則給僧以誦經赤身髻首覆以片氈祁寒盛暑  
弗侵也居民市鬻者與之輒多利競致之入人寢室如其家  
不避婦女有戲之者亦躍足昂首嬉然而笑置囹圄中數日  
不食亦不死許內臣爲繪象京師及四方好事者俱呼以仙

嘉靖壬辰夏大旱居民強合祈雨凡八日不食至五月十二日雨乃食十三日又雨人益異之

赤肚子傳

正德中有紫墟道人遊永清冬月單衣好醉酒醉中或言休咎皆驗人以其狂不甚奇也天大旱令韓某禱雨不得紫墟

告令曰公爲民禱誠矣願致雨以稱公登壇嘿坐久之約來

日日中有雨至期不雨紫墟曰北街有人登屋破吾法可擒之果得人曰李某更請免其罰因令四人乘善馬立壇下各向一方曰一雨則所向疾馳盡馬力而止及雨三方遠霑隣境獨東方不逾二里紫墟曰必役人勅馳也問其人因馬蹶而止韓令更邀之紫墟更叩齒三則震亦三東方復雨如三方令方欲厚報紫墟已潛去

燕山叢錄

鍾了髻年百十四寓白雲觀其人短而鬢髮半白問何以壽



日不娶不多飲不怒不識數目

夔州山人稿

石門子關天仙廟有神燈二盞正德年間盜去其一今更深

入百步外望有燈近前並不見之

碣石叢談

明正德間有薛道人夫婦各二十餘歲因有所感遂分處修

行薛居山洞中大蛇盤繞床下虎狼逼處不為害尋解尸而

去如蟬蛻然土人呼其洞為薛道洞先是洞中生桃三株甘

美異常食之三日不飢薛逝桃亦尋槁

豐潤縣志

武強學舍有清水井一縣所仰平時汲綆相續正德間流賊

攻城城中頓增萬眾軍民皆患不給忽有泉自半甃迸出水

增數尺比圍解泉止不出嘉靖庚戌鄉民被水入城其泉復

通水定民散泉復止

燕山叢錄

李道士蠶吾人尙書勉之後幼棄家訪道不常厥居嘉靖改

元年踰百歲鬚髮若漆步履強壯

保定府志

嘉靖元年正月遵化童子梅楨昧爽入塾道經城隍廟前忽狂風起楨以手掩面被風頃刻吹至三屯營廬兒嶺久之乃蘇語人去家六十里矣家中驚懼有傳者至攜歸袖內詩經

國風篇有神書硃字三行人不能辨楨後爲貢士

碣石叢談

玉田縣南有溫泉盛夏之間暖氣如霧有沙隨水而出色白

而細磨冶金玉能令光瑩吳下玉工皆購此沙爲用

燕山叢錄

豐潤金窰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扇而不可開上有朱書數行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可辨識其書雖極力磨

洗不滅人以爲金礦所在

燕山叢錄

豐潤縣東北有山惟荆叢生相傳唐太宗爲秦王時登此山

見荆愕然曰此里師授吾句讀時所用朴也下馬拜荆皆垂

首嚮地如頰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迹因名秦王

山

燕山  
叢錄

豐潤縣周氏女生不食腥及長辭親出家居東馬莊尼寺足未嘗出所居門戶年七十三趺坐而逝隨吐火自焚得舍利

數十粒東馬莊人咸見其神踐空北去其塔今在寺東

燕山  
叢錄

嘉靖中京師縫人錢某擅名一時所製衣長短寬窄無不稱

身嘗有一御史令裁園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

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

長在事將半意氣漸平體無俯仰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

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此縫人不獨工於製衣亦深於物情也

燕山  
叢錄

明時京師相傳有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

祈禳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  
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  
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

戴斗  
夜談

世廟末涿州樓桑廟旁農人王某田間石滾傳自上世忽有  
賈胡過視欲購以十金其家疑不聽賈既去其兄弟以失價  
相詬斧破之中空涵水一盂而已清冽異常不省所用置神  
堂婢竊飲之數日膚潤面腴髮黑如漆通知未來事其姑家  
相距百里曰姑家火發已及與室又曰家牛生犢母子當弗  
活已而果然聲聞於外遠近填門部使者表聞中使下迎婢  
忽不見

耳譚

宛平縣史家營太山有石如日相傳昔有仙人居此日中每  
日產米隨寺眾多少取給不乏後有僧厭其險峻鑿石穴通

之穴成而米絕

燕山叢錄

平谷耕民得一釜水沃則沸飯炊則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

碎之其複層中有水火二字

獅山掌錄

易州龍跡山西麓有四穴春則風出東穴夏則風出南穴秋

則風出西穴冬則風出北穴僧法猛嘗入東穴見石堂石人

欲盡探之聞人聲曰餘穴皆同不宜更入猛乃止

燕山叢錄

易州有乳水洞廣四丈下置石槽十二承之而以十二辰紀

其次起自寅至丑止正月十六日鄉人悉來驗其槽有水則

其月陰雨無水則其月晴霽大率多應

燕山叢錄

嘉靖四年廣宗城東四十里外恆於日出時見廣宗城堞人

物如在目前移時乃息一歲中如此屢屢

燕山叢錄

甯津縣有大麻子樹在曹家莊藥王廟前困輪數抱嘉靖七

年枯死居民伐之於根下得石刻云廉綱斬迤南大麻子樹  
下相傳綱是廉頗子此樹蓋自戰國有之矣

燕山叢錄

魏氏建昌營軍家女也十四歲以多疾出家住二郎廟持齋  
誦經壽八十四歲嘉靖時坐化佛前鼻垂玉筋袖中火出自

焚

碣石叢錄

明隆慶己巳海漁人捕一巨魚約十餘觔曰此骨鱗魚也是  
時無歲不有警說者謂魚負鱗甲兵象也不常有者而捕之  
鯨鯢其頓息乎自此虜不犯邊者十餘年萬曆癸巳漁人又  
捕一骨鱗長六尺餘約重六七十觔巨口尖尾皮類鯊魚狀  
類鮫鱐有骨鱗五行鱗如酒杯脊如劍漁人曰此垂白之老  
所未睹者較之隆慶年所獲直小介耳

碣石叢談

明時撫甯東官莊李氏女夏月陰雨爲龍汚產一龍時就母

乳母驚悸幾死家人患之因陰懷利刃伺其來斫之誤中尾  
逃去遂不復至人因號禿尾老李隨其母姓也後棲昌黎縣  
北龍潭洞洞在山腰峭壁陡峻舊鑿石磴一百一級攀援可  
升隆慶間有人攜妓登山龍惡之毀其磴道嗣後龍移星星  
峪村人年旱祈雨多在龍潭亦或往星星峪頗見靈應

永平府志

笑巖德寶禪師生長都下受法於玉泉明聰萬曆初居西城  
之柳巷人罕知者一日有梵僧來參亞身翹袖作種種相師  
以拄杖畫字隨分答之僧作禮騰空而去弟子問適來僧問  
何法師曰此阿羅漢西天秘密語也雲棲株宏曰予嘗遊京  
師參笑巖於柳巷敗屋數椽殘僧數輩而已其高致可想見

今其塔在小西門萬曆十二年立

冷然志

萬曆四年西竺南印土僧足克戩古爾東入中國初息天甯

寺後過阜城門外二里溝見一松盤覆趺坐其下默持陀羅

尼咒匝月不食僧耳環手鉢紅罽衣蒼紫面而髯鬚肖古達

摩相畢常侍奏之賜織金禪衣賜日齋萬僧賜酥燃燈賜松

地居焉賜寺名西域雙林寺

帝京景物略

按足克馘唐古特語首飾也古爾帳房也

萬曆中歸空和尚自伏牛入京能一再七不食日飲水數升

眾遂號之曰水齋自幼出家慈氏寺行腳三十年曾跪行至

五臺足流血不知痛參古松燃一指以供文殊再禮普陀參

大智燃一指供觀音後禮峩眉印通天燃一指供普賢最後

至京師孝定皇太后聞而創寺居焉賜額曰明祚長椿寺有

滲金多寶塔高一丈五尺

帝京景物略

王曰銓開州人生而憶過去兩世事厭爲諸生潛心內典大

有悟入參訪知識轉益元勝作偈曰梅花半嶺雪江水一天



秋又云鐵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輪照海門自號蓮舟居士

萬曆八年將化自刻日時皆不爽

燕山叢錄

開州僧善若姓宋少習舉業去而為僧以能詩知名歷終南

五臺諸名山年六十餘居大名普照寺造白雲窩繙閱藏經

十年不出庭宇一日示偈曰柳倒藤枯是去年了無一法與

人傳烟雲散盡蒼山淨萬古長空一月圓遂坐而逝

燕山叢錄

明崔韞字輝之侍御嫡孫也工真草書弱冠補弟子員好讀

楞嚴金剛諸經一旦題偈於壁云看破世事空華笑得眼睛

如縫一朝撒手雲遊誓不回頭墮甌投筆出門遂披緇於開

州之千佛閣後遊五臺僧眾以千計而法壇禪教羣推宗焉

東明縣志

萬曆己未鷲峯寺僧濟舟在殿誦經一士人拜墀下僧覩儀

觀有異迎上殿士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  
有戒神呵護不敢輕入語罷不見

筠廊  
偶筆

平原君冢初高十數丈久而剝落土人築小屋以覆之其後  
鄉民李如蒼等始祀元君像於其中已而加增修葺殿閣輝  
煌居然如來香火而不復知有公子遺蹟萬厯間成安吳維  
東過肥鄉廟詩云夫人城內埋丞相公子墳頭祀女郎蓋實

錄也

三變  
錄

永年宋學道與相州冀述冀體同學室供魁神像一日夜讀  
久之各就寢忽見壁有光色正綠閃灼不定眾乃祝曰卽奎  
光可見斗言畢而斗見眾又祝曰卽斗可見星光隨散爲五  
如星數眾大異之次年萬厯丙戌體成進士又十二年戊戌  
述成進士至庚戌學道成進士蓋戌祥也

宋學詔  
奎光志

高工部道素初名斗光萬曆丙辰公車入都乞夢於泡子河  
呂公堂夢黃冠告之曰君與高斗光同年答曰是吾名黃冠  
曰君乃是高道素寤而異之遂更名後三年乙未榜發中第  
三十六名其同榜第九十名爲高斗光山東嘉祥人也

閩史  
掇遺

萬曆十八年南京兵部倪郎中東北上道出景州將入境假  
寐輿中夢甲卒數萬擁一金甲將軍拱揖馬上若相迎者問  
爲誰曰余則漢之葆侯也已出景州北郭遇驟雨息一古廟  
有碑已斷剝不可讀雨止而去於輿中間取漢書閱之得周  
亞夫傳讀已復瞑夢前所見將軍來送且祈曰吾室荒穢能  
爲我一掃除乎倪夢中應諾其夕館於獻爲獻令趙完壁言  
之且詢葆在景否趙取郡志閱之景實古葆地倪避雨處正  
葆侯廟也卽托趙葺之且以牲醴祀焉

燕山  
叢錄

萬曆乙卯春有婦人題商家林旅館云帶月衝寒行路難霜  
華凋盡鬢雲鬟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思鄉夢未殘注云兒  
本燕人歸越客悲故鄉之漸遠嘆於役之方艱聊賦短章題  
志驛壁瓊英書不知竟何人也

河間府志

明獻縣進士牛鏡未第時卧於野夢二神持一竹與語而寤  
後登第建土神祠於夢所復夢神曰前所夢見者伯夷叔齊  
也我安敢居此鏡築臺以祀夷齊名之曰封臺

河間府志

明任邱舉人張紹將上春官忽夢身負金字恩榮匾以爲必  
大捷次日入市忽大風起撼舊石坊坊仆紹被壓死人始悟

金字之應

河間府志

任邱劉綦躬耕里中不入城市豪右凌藉輒巽避不較人或  
有急輟衣食赴之人皆笑其所爲綦常稱曰凡人猜險驕矜

者必有伏禍坦怒卑弱者常有後福吾不通古事耳目所及

十不一爽吾子孫且大興期不遠矣後十年子勃舉進士官

至按察使按察二子一為今禮部尙書諱某一為今都御史

諱某弟子某亦舉鄉試

燕山叢錄

任邱于昇少聘申氏女未娶喪明女家欲返幣昇父母以問

昇昇不可曰大人既為兒聘此女而以疾棄之人誰肯聘如

是則此女終無歸矣父曰吾意亦爾竟娶之生子禎官光祿

卿昇行純和里中推為長者

燕山叢錄

任邱人始祖前明初年多有自小興州遷來者邑人往往不

知小興州確在何處或以為山西之洪洞縣又或以為陝西

之甯夏地皆非也今按楊忠愍公自云其家原口外小興州

人王鳳洲云當洪武中小興州數被侵患詔盡徙其民入內

地又一統志宣化府城東北二百一十里有雲州堡雲州東  
五百五十里有興州城本漢上谷郡女祁縣地唐時爲奚地  
金元爲興州領興安宜興二縣蓋近元之上都城六十里又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塞外有小興州直古北口外九十里有  
大興州直曹家塞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又余采塞程別  
記鞍匠屯十里至小興州又有大興州皆元故州城塞址猶  
存王阮亭精華錄有興州詩特錄原委以決各家裔孫之疑

任邱  
縣志

王皇太后熹宗生母本姓陳定興西郭人也初由王氏入宮  
故冒其姓未及改正而崩天啟初其家人陳可則等聞於朝  
時魏璫用事不聽事雖無濟天下皆知后之所自出焉

定興  
縣志

明天啟改元京師有道士歌於市曰委鬼當頭坐茹花滿地

紅人不知所謂初以爲狂無何魏闖竊柄始悟委鬼合之爲

魏魏肅甯人也

河間府志

天啟中都下造有天監錄點將錄崔呈秀密以付魏忠賢遂  
流入宮禁按籍以罪錄中諸人至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  
僚及臺諫相構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爲二十四氣之  
日以搖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氣者殺氣吳牲棍氣孫晉戾氣  
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衮  
時氣黃景昉羶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晦氣王士鎔霸氣倪  
仁楨疝氣周仲連糞氣房之騏痰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  
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颺濁氣袁愷  
油氣徐汧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愨各有渾號中間賢不肖  
參雜其指爲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國難天鑒點

將二錄鈔傳者眾故不具錄錄此以備野史之闕云

兩朝識小錄

天啟甲子歲吳地大水命道經厰內官教宮女數十人演習禳醮斃服雲璈與羽流無異仍選軀體豐碩者一人飾為

天神使登壇行法不能勝介胄之重結錦繡為之

天啟宮詞注

釋元中字靈轡姓謝氏任邱人父廷璠天啟辛酉舉人中七

歲入小學輒問塾師讀書能不死耶塾師駭然九歲父殉難

死卽懷出世之志十九歲母歿終制遂受岸公宗傳著柳峪

集卒王阮亭銘其塔

任邱縣志

積小塘京師人隱昌平山中少遇異人授術能冬月致菡萏

花嘗召客飲不治具取之壁間水陸畢備有他客叩門復納

諸壁室中遂空無所有又嘗取甕盃碎之推入壁曰爲我治

之聞壁中謾謾有聲須臾取出盃已如故總兵麻承恩召之



謂曰若能盜吾頭巾否曰易耳麻坐甲士於庭晝夜伺之明

日巾已失去麻怒下之獄小塘畫舟於壁躍而登之遂不見

後有人遇於醫無閭山居易錄

南宮興福寺僧宗鑄號臞禪葺殿鑄佛頗事有為後閉室禪

定十年不語忽曰吾將稅駕蒼崖山中矣瞑目而化後有人

過蒼崖山見臞禪於厓石間趺坐誦楞伽經不輟燕山叢錄

吳橋范文忠公為諸生時游京師與太學李生交及公會試

復至往訪李李先借居一貴人園有狐女來狎人若夫婦一

日狐與李云當暫避草頭人迄曉狐忽不見聞叩戶者啟之

則文忠也李方悟草頭人為范字心頗訝之然不以告及公

別去向夕則狐又在生榻矣因問之何以畏彼狐曰彼大貴

人須稍避之李復問己名位何如曰亦大貴李曰然則何不

畏我曰彼鍾氣甚正子安得望彼故不畏耳李後常與人言  
之或云其人卽李國楷也

筆刺

明李省齋副憲歸田後以平生所積書數千卷送於學官置  
之尊經閣以公邑人使得皆讀之曰若但以貽子孫苟不能

讀空飽蠹蟲也其意勝人遠矣

吳橋縣志

明之中葉承平無事搢紳多好治園亭而任邱爲最外則吳  
橋范相國有瀾園李省齋有柏園瀾園在當時爲最勝中有  
聽秋閣快風亭榮木軒澄碧堂冰雪齋如石山房名流題咏  
甚衆後瀾園歸於其甥孫王作肅易名復園繪爲復園圖十

二幅其門人楊萃爲之記

吳橋縣志

博野馬姓妻蕭氏初嫁時飲食起居與人無異居數月夢人  
啖以桃覺而恒飽不復飲食年餘顏色敷腴女紅中饋職勞

不倦孕育子女數人明崇禎年事也保定府志

博野縣有板橋村相傳古有板橋橫跨濱水夜深橋下輒聞

語聲咄咄吳浩渡濱水詩當年月照黃昏後徹夜聞聲古渡

頭正詠此事燕山叢錄

博野縣西王母村每農事將動夜半輒聞有叱牛耕地之聲

村人始怪之後常以此為興作之候燕山叢錄

滿城縣西北十里有玉山產珉石潔白而細但未瑩潤耳居

人琢而為器不知者或以玉價酬之所謂燕石似玉者即此

山腹有楊家寨可保據以避亂峯尖如葉俗呼為葉尖山燕山

叢錄

滿城王山店有石徑丈餘下有小石曰遇旱掀石淨洗其白

則雨謂之聖水石燕山叢錄

劉琦清苑人性仁恕盜王宦常盜其羊又燒其旁舍一日宦盜於他所將爲追者所及適遇琦於途謂必見執跪而祈免琦笑而遣之追者至又爲繆言所嚮宦既脫遂不爲盜事佛終身琦他日出袖中金爲剪綰者所盜後知爲琦曰是能全王宦者吾何忍犯就琦頓首還金琦強以其半與之勸令改

行燕山叢錄

肥鄉賀思禮於舍旁掘坎築基得一金磚徑數寸瘞之秘不言臨終乃以語子孫其後族屬蕃衍人稱金磚賀家

廣平府志

趙耳仙太史鹽山人入都見帽市中一冠甚偉恰與己頭稱因欲買之主人辭以一老相公所定約某日黎明來取者屆時往伺人至則其故父贊颺公也見太史卽卻走太史奔追惟遙顧曰闔中卷當速完交遂不見是科場屋不戒於火焚

燒甚眾太史以交卷早出得免於難

鹽山縣志

河間衛千戶胡泰母死其父更娶後忽夢泰母曰我已託生爲牝雞明日爲屯軍之贄來女家也明日泰出果有屯軍以雞來饋者家人欲烹雞以享軍雞作人語云勿烹我待我兒歸家人以爲怪俄泰歸雞遶泰行敘舊事甚悉泰涕泣告其父畜之既久後妻詬不已乘泰出逐入坑撲殺之

譚耳

阜城民秦儀婦生二子皆數歲一日夢姑之亡女乞其長者他日又夢鄰之亡婦乞其次者於是二兒相繼死里俗好於子死時點朱兒身爲記因取丹丹其長兒左手而丹其次者之右手試察兩家並生子手有丹焉婦時念其子涕泣後數年忽夢神人語云三三三三一珠還絕不曉其意久之秦妾產子雙生左右掌丹宛然問二家兒皆於妾生子時無故

病卒

耳譚

阜城人柳道彥家莊客之子死二日莊客往城中市棺爲債家所傷且困不使歸有告其家者男婦競奔往其子屍亦起行十餘里至債家仆其堂上因成大訟債家幾破產云

耳譚

銀山有延聖寺甲申闖寇掠昌平遊騎至山下見一美婦人獨行追之不及射之徑行入寺寺門扃未啟也寇訝之啟門而入闖無人跡而箭在佛像之背堅不可拔寇相顧愕然羅

拜而去

居易錄

察哈爾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依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其尙璽內侍以傳國璽倉卒坎地而埋之兵旣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蹄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

發土則璽見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案何文肅喬  
新椒邱集有傳國璽志一篇敘述甚詳五代後唐從珂時焚  
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  
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元世祖時有扎刺爾氏者漁於桑乾河之濱得之夜有光監  
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至正末中山大兵至  
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本末如此以文肅之言考之自五  
代之亂璽歸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哈爾國者又二百年而歸  
於

本朝詎偶然哉

王士正  
居易錄

魏童子定興人父歿家貧母李氏攜童子依母家居李之母  
命改適從弟某且爲媒一日以二金雙布爲聘來迎李氏呼

童子別童子奔至持母裾慟謂曰兒卽死不忍母行從弟撻  
之童子持愈力李往辭夫墓行至河畔童子急曳李共沉水  
從弟奪之驅入村李乘間策蹇疾走童子追不及頓地呼天  
淚交血迸見者泣下村人憐童子謂之曰爾迅追儻可留我  
輩爲爾還聘金語未畢異颺頓作白晝爲暝行者目迷李跨  
蹇不得前方屏營道左童子奔及之挽母哭愈慟眾怵於異  
風縱李歸眾爲釀錢抵聘金且溢數次日娶者攜二三健客  
來欲奪婦村人咸不平且詈且勸終以聘金還之李得歸與  
童子聚聞者歎異童子名思誠

定興縣志

田九者定興陳三章家童僕也陳中甲子榜順治初判黃州  
九年十六隨陳之黃陳疾劇吏胥串戚屬爲奸會關防誣起  
九侍陳赴理武昌囊無一錢陳以憤死適同鄉有任督學於



楚者贈賻得殯戚屬皆潛歸九朝夕守旅櫬久之念曰株守此終不能發盍歸而銷產以圖迎乎徒行至里主婦以憂逝產久銷傍徨無告九撫膺曰所不克以主人遺骸就首邱者吾甯死不獨還也時有廣文赴南陽者投身附以行廣文奇之欲假以貲授之室九不可辭去依一武官抵黃將置之帳下又不可曰來迎故主而投新主哉辭去復守櫬次遂哀告於舊寅以所得不足蕺事寸積之經商以規微利得十餘金曰吾事濟矣市蹇躩易棺以杉持喪北歸逆旅拒之則哀號以請不得則露宿櫬旁自武昌達定興凡兩越月行五千里蓋順治八年冬也范銓部爲作傳司李呂公大猷表其門

縣志

劉麗三正定諸生天姿高邁有才子之目固棠村梁相國之

彌甥也相國偶命良匠以碎石堆小山於盆中峯巒秀拔精  
類鬼工嘗指以語人曰此中隱古人名五有能射者卽以奉  
贈劉聞之攜健僕至相國家昇竟去相國曰向吾固言能射  
吾覆者得之何故強攘吾石劉且走且對曰盆子安石望之  
有若賈山相國大笑遂贈之

桐雨山房雜俎

智朴號拙庵江南徐州人年十五歲爲僧深得禪機至盤山  
結廬於青溝其地向多虎豹樵夫不敢入自智朴結茅之後

惡獸潛踪人咸異之名遂大振盤山向無志乘智朴編輯成

書咸稱爲釋氏董狐兼又善詩

薊州志

普化和尙不知何處人師事盤山佯狂無度隨路行化宿或  
市或塚手執一鐸見人卽振之常於闌闌間搖鐸曰覓個去  
處不可得一日入市對人曰乞捨我一箇直裰人以衣與之

而去盤山僧臨濟知之使人以一棺付之普化笑曰臨濟那  
厮饒舌即受之乃辭眾入棺而逝郡人揭棺視之尸已不見  
惟聞空中鐸聲漸遠

薊州志

虎皮仙狀貌豐偉顏色温潤不知其何處入來薊披一虎皮  
冬月鑿冰而浴屠沽市餅之家爭以物飲啗之是日獲利必  
倍郡人步允遷童時虎皮仙摩其頂曰爾做我弟子勝於中  
進士允遷後果登第

薊州志

性在居遷安縣景忠山知止洞順治十年

世祖章皇帝手札召入萬善殿未幾乞還山

賜號慧善普應禪師康熙十六年

聖祖東巡駐蹕山寺

御題其洞曰苦行

雍正志

順治初京師有賣水人趙遜者未有室同輩醵金謀爲娶婦  
一日於市中買一婦人歸去其帕則髮毳毳白居然嫗也遜  
曰嫗長我且倍何敢犯非禮請母事之居數日嫗感其忠厚  
曰醵錢本欲得婦耳今若此反爲君累且奈何吾幸有藏珠  
一囊紉衣中當易金爲君娶婦以報德越數日於市中買一  
少女子入門見嫗相抱痛哭則嫗之女也蓋女子俱爲旗丁  
折掠而相失者至是皆歸遜所嫗卽爲之合卺成禮嫗又自  
言洪洞人家有二子今尙存珠數顆可鬻之爲歸計乃攜壻  
及女俱歸二子者同無恙一家大喜過望嫗乃三分其產同  
居終其身以爲遜忠厚之報云

香祖  
筆記

魏卿敏果公象樞父也中年無子不事生產與同里師文菴  
郝肖軒作山水遊嘗夢一人手持符排門入云上帝知君廉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謹命監嶽祠趣之上馬至其地見門已開隨入嶽祠理工役  
簿書事視架上卷帙堆積卿索觀諸吏笑而頷之曰此人間  
壽祿秘籍久任始得觀耳卿曰若我壽祿能預聞乎吏曰六  
十後百年前相去僅二十齡三子二封贈有加卿寤語人曰  
生無違理死得爲神夫復何求但後嗣未立如先祀何以此  
悒悒文菴曰使冥數可移我願代之卿曰勿妄言甚我責也  
須臾異風捲文菴頭巾入雲端數日遂卒卿自此不復夢矣  
後果年躋八十以敏果公貴累贈刑部尙書里人傳爲美談

云蔚州志

康熙戊申四月魏尙書乞養里居爲母李太夫人八十慶甫  
設筵南風忽作吹一紙至亭上拾之則刻書有閩壽齊坤四  
字如掌大餘小字多不成讀因摹刻榜諸亭時以爲盛德之

平山龍潭內有二青各長丈餘大者自開元額隱隱有唐字  
小者自元或蟠結如虹挂樹或蜿蜒履於平地土人見之不  
以爲訝然能作霖雨有禱輒應萬厯丙戌畿甸大旱中丞賈  
公致祠懇請用筐籠藉之傳於鎮城居龍興寺僧昕夕飼以  
麩肉嗾經祈禱獲雨仍送歸潭至今七八十年人猶有見之  
者名之曰大青小青

雕印  
雜錄

山海經稱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  
名曰羴至今郡有羴羊祠每霖雨河水溢則有青羊昂首隨  
波上下卽此神也

雕印  
雜錄

正定張世傑苦癭爲累遇一人授以術漸消又授以外丹吳  
小泉者市硃砂適遇之張問爲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  
遇口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歸試之俱有驗張面



墨每久坐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後不知所終

雕印  
雜錄

李尚賓藁城人同邑董喜令娶無極王惟一女飲博囊空則毆罵其妻向惟一索取惟一厭惡之女懼不敢歸服毒死於惟一家尚賓唆喜令誣告於兵道行藁邑令拘問尚賓不自安邀惟一至城隍廟誓無起滅狀比審惟一得雪尚賓已爲藁邑城隍差一將軍捉之氣絕矣其父兄共議告惟一尚賓復生曰我唆人誣告昧心發誓神明誅之何與王事勿再犯也語畢而死有頃復生家人駭而問其故曰將軍縛我於樹上向他處捉人去矣頃之曰將軍來矣叫號如有所苦良久

而絕

雕印  
雜錄

正定神女樓趙武靈王夢神女於此令羣臣賦之此真夢非

如宋玉微辭余詩云神女樓空雁塞孤照眉池涸半寒蕪邯鄲賓客皆能賦誰似朝雲楚大夫

漁洋詩話

寶坻杜文端公

立德

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無

賴子偶與騶卒閱乘醉隨公輿後辱罵公若不聞無賴子隨

至邸第罵不止久之公遣問曰罵可已乎無賴子歸酒既醒

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二金令改

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卒為善人

池北

偶談

呂少卿祖望康熙乙巳病亟夢天帝召為東嶽之神力辭不

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冠端坐

日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騶從甚

眾云

池北偶談

江西進士楊日升自以爲莊子後身康熙七年來令東明知  
邑爲漆園故地訪莊周墓眾以裕州屯莊子觀對旋往視之  
曰此漆舊治耳非其墓也後以事適城東北十里許見一古  
邱遙指之曰此莊周墓也詢其附近居民果皆莊姓遂築墻  
建祠春秋設祭時未深信後命工人塑像工難之正躊躇間  
於墻下得一莊子瓦像人皆駭其神異

東明縣志

順天萬維嶽

嵩

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

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丁酉領解首題卽顏淵喟然章明年試題則克己復禮爲仁

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

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

光也池

談偶

張影繡庶常

光

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

不欲往父強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  
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書至言病良  
已遂勉終場事歸塗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  
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麇至一客忽云邑中  
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喜君繼之張始恍然而悟白  
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尙書

湖北  
偶談

邯鄲人侯二素不孝其母以米施乞者二見而怒痛捶而逐  
之妻子泣諫不聽未幾二遍體生毒瘡潰爛而死夢告其子  
曰我以忤逆不孝罰往京師宣武門西車子營張二家作豬  
汝可速往贖歸遲無及矣子如其言至京師宣武門訪張氏  
果有牝豕適生數子其一豕身人面有髭貌如其父子痛哭

述其故願以十金贖歸張不聽而殺之此康熙三十九年事

香祖  
筆記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鬻竹  
簾者輒卧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

然人競市之鬻者得利無算

池北  
偶談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  
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人見二婦  
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冤  
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

卒

池北  
偶談

京師一少年好吹橫笛每風月之夕輒操數弄一日日未暮  
坐院中手笛吹之忽有綠衣小兒自外而入頃刻至數百人

結束如前階墀盡滿懼避室中引被蒙頭而卧久之寂然不

知所往自是不敢復吹笛

居易錄

昌平人有遊吳郡者遇老翁以一函書授之曰煩歸至清涼洞投之洞門外有石鼓擊之當有人引入比歸往尋果見石鼓如言擊之有聲一童子出導客入洞有老叟長髯而癯肅客坐語留爲設食則白石也謝不能又命童子別取菽一升付之曰勞三千里寄書聊此爲謝歸視之皆黃金也再至訪之石鼓已不見惟峭壁千尋而已

居易錄

昌平紅崖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美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爲動忽言腹痛就盆產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污覆諸澗中誤染左手五指皆金色復視澗則沙石亦皆金色矣

香祖筆記

滄州張漢儒嘗病彌留夢三梵僧以手三摩其腹立愈遂發願謁四名山至普陀謁大士畢欲歸見一老人於洞外掃除因與語曰若遠來甯欲見大士乎張曰四千里至此得見大士死無憾然大士安得見老人曰但虔禱當有所覩張乃與同輩十餘人跪禱久之忽見洞口有金光老人曰大士出矣眾諦視果睹大士自石壁中出唯見側面又禱曰旣蒙大士現身願睹正面頂禮歸日摹塑設像大士卽又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紺髮卷鬣高顴隆準衣綠色半身在雲氣中不可見眾歡喜稽首俛入石壁去老人云始亦以得遇大士現身故捨身於此供灑掃之役人亦屢見

居易錄

入蜡屯附近獻王墓雍正中村民畊于墓側地陷墜其中行數武捫得一磁鋼中孤燈熒然將燼旁一鋼貯油爲挹注之

燈復明見其地如梵宮周垣皆頽殿上像著古冠服像前有  
案置供器別有銀一錠因懷之尋故道出出則土壅穴失矣  
稱其銀得十四兩有聞之者數輦小車於墓側取土冀得穴  
一日地中有聲如鼓矢出著車上乃不敢發

獻縣志

計甫草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郡有廳  
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傍廢圃中西向  
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

今世說

申鳧盟偕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行藁薄中林葉颯然疑  
有虎楊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謂之神王

同上

杞梁妻無名孟姜乃秦時范氏之妻哭於長城者傳譌合爲  
一人一事耳宋周輝北轅錄雍邱縣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  
塑孟姜女亦是一證今山海關外姜女廟有額曰而變國俗



殊屬可笑

按山東長清有杞梁祠樂亭史夢蘭止園筆談

唐堤頭童僧法名興潔年十二性醜朴是有夙根者後發三

昧火自焚劉鏞以詩誌其事有塵中色相隨烟盡火內蓮花

對月開之句

任邱縣志

澈公居廣通寺精內典形容如枯木死灰亦能詩從不示人見者亦罕寺為僧官住持之所

上赴西園多於此進膳縉紳往來無虛日澈公為執事所迫大非其

意然我行我法以靜應之一切酬應委之徒子兀坐一室焚

香誦佛顯者到門竟不知有主僧其人也居三年去卓錫西

山之戒壇寺年七十餘終

鐵保梅菴文鈔

覺天為人渾樸有至性布衣疏食守釋氏戒最篤亦能詩多不經意隨手散失質親王最重之引為方外交一時名宿之

在朝者多與遊不抗不卑各如其分士大夫不以爲怪焉年

七十餘無疾而逝

同上



畿輔通志卷三百

敘傳

昔在有明

畿輔之地直隸六部殊於諸省故諸省有志而

畿輔無志我

朝置巡撫改總督康熙中故巡撫臣于成龍等奉

敕修輯志始權輿雍正中故總督臣唐執玉等重事纂修志漸明備

同治九年臣鴻章奉

命總督

畿輔上距雍正志成之日百四十餘年損益因時今昔或異遇事考究嘗患無徵迺請於

朝謀於僚屬延編修臣黃彭年設局重修招集成學嗜古之士

相與討論以爲官府牘冊斷爛罕存私家紀述寥寥無幾於是廣徵羣籍凡羣經諸史以及

聖訓

會典則例三通

一統志暨諸省郡縣志書諸子百家文集雜著靡不甄錄又檄郡縣采訪月以冊聞銖聚成鈞縷積盈筭然後條區類別分授纂編康熙舊志數月成書雍正所增仍多缺漏今爲增目如漕運海防諸表之類舊志雜采史文臆增牽附今爲訂正如人物首蒼頡廉范爲漁陽太守之類舊志引書不盡原文義乖闕如語多失實今爲刊削如名宦不紀實政空加讚詞之類舊志沿襲俗製圖不開方本末未詳名實未副今爲綜核如州縣有圖水道詳源流藝文列書目之類凡所引用皆

注書名惟引專書乃不復注愆子目之繁碎並同類於專條以綱統目爲紀表略錄傳識餘凡三百卷其敘曰

煌煌

帝制光我

九朝祇奉

聖訓違塞

德昭述

詔諭

宸翰留題

天章紀事煥乎其

文大裨於治述

宸章

都城峩峩萬邦所瞻博我

皇道四國是虔述

京師專述

山陵在郊舊紀

京師專述

規制佑我不基述

陵寢謁

陵秋獮駐

蹕有宮諸道悉罷

儉德是崇述

行宮凡紀五篇卷十有五漢承秦舊郡縣以名自茲以降割隸  
并分述府廳州縣沿革封建雖廢故事當紀惟紀實封至明

而止述封建統部府州緣營駐防文經武緯尊者爲綱屢更  
始定裁缺必詳述職官薦辟制科今古同重自隋及元進士  
鄉貢明與

國朝科目進用述選舉凡表四篇卷三十并邑紛錯圖說相宜  
星野祛惑晷度應天敷土定界高山大川指畫形勢扼隘控  
邊觀風問俗省方辨言物土之宜掌之周官述輿地千三百  
水十河爲總源流分合如循衣縫害則隄防利則耕種津梁  
四通行師利用述河渠

聖祖神智論及海外千百年後中國之害屏蔽

神京逆河爲隘旅順之呆左右縈帶設險練兵通商不礙操縱  
德威無遠弗屆述海防丁歸於地我

朝仁政滋生不加賦役已定祿餉有籍鹽幣有禁積倉轉漕權



稅無競蠲貸養濟

恩澤靡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壇廟學校慶典攸隆建標設鎮練軍變通  
八旗分駐扼要居中營汛棋布郵傳從風維吏與刑條例通  
行

畿輔專條言明且清曰維建置是亦政事它志各編宜一其類  
公署城池工政所記述經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經政已見  
豈煩複詞凡所紀述兵事爲多三揚

聖武壯我山河述前事史家藝文書目撰人志乘淆雜詩文並陳  
北學淵源說經之祖子史集部富有千古方志爲類於古無  
徵便於稽考切於事情述藝文吉金樂石實緯經史惟岐與  
壇刻作乃始降至西京下逮有元擷華策芳抱闕守殘先民

所述琢今鏡古摺芟厥叢次寥羗補述金石古蹟城址不關沿革後人憑弔等於署宅墟墓荒祠流連勝蹟義取興觀附會奚益述古蹟凡略八篇卷百有三十七自昔和仲始宅朔方史策所紀代有循良名宦之稱定自

廟堂志不敢許惟善斯彰略與傳異惟

畿輔詳述宦績凡錄一篇卷十嚮述人物多以類從茲簡其目以歸於同誠臣宿儒才人誼士證史補闕截碑宣美女德母儀實邦之媛子政七傳內史所鑑惟茲幽淑節義賢明燁彼彤管以詔後人述列傳學如穎達功如楚材聲其臣節以爲世規術若樂瑕醫若越人方伎隅論終非道眞述雜傳凡傳二篇卷一百有五拾遺志怪聊廣見聞異端巧術入傳非倫雖曰識餘擇其可存述識餘卷二

臣鴻章曰自辛未迄丙戌用銀拾壹萬玖千玖百兩有奇而志稿始成

重印畿輔通志後序

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之次年

奏請重修

畿輔通志設局省城蓮池書院延貴筑黃子壽方伯主其事一時襄校諸員多當世名宿如袁爽秋太常樊雲門王晉卿兩方伯勞裕初學使其尤也肇始同治辛未訖光緒丙戌凡十有六年而後全書告成爲紀十五表三十略一百三十七錄十列傳九十四雜傳十一附錄二叙傳一凡卷三百輝輝皇皇極志乘之大觀也已書成二紀適值義和拳之亂列國聯兵內犯驚動

京師蓮池亦爲兵燹所侵而

畿輔通志之板木蓋燒掇焚杆灰燼而不可復問矣卷帙繁重

流傳者鮮坊肆中間有存者輒居爲奇貨不易得也夔龍既奉

命來督此邦循覽前賢之政績慨冊籍廢墜無以爲編摩考鑑之資乃訪求初印善本付石版精映字畫次第悉依原本於是殆絕之典得以復存詎餉寮屬用資借鏡庶於政事不無助云

國家肇興遼解龍飛虎躍遂有天下

太祖

太宗奮揚威武

世祖

聖祖恩澤涵濡雍乾以來休養生息熾豐蔚盛彪炳昌明典章法制

於焉大備一時

聖君賢相相與訏謨於堂廟四民安生樂業沐仁浴義山澤之氓老死不聞愁嘆之聲豈不懿哉洪楊煽亂東南俶擾賴湘淮名將帥奮戈聯襁指畫蕩平郊甸之間晏然七邑不驚亦云幸矣海禁既開鷹瞵毛鷲之儔挾其機械變詐之能款關競入而風會乃始一變互市之初文忠公實當其衝居

國家先導之任斯編於河渠之後特增海防一門附以通商事宜蓋其機緘已肇於此矣然其時吾國士論方斷斷夷夏之防經權之辨於彼己短長得失之數懵然未之深察也是故所謂經政不過鹽漕倉儲祀典郵政之例故而學校兵制僅掇拾歷朝成規未能開張耳目採新擷勝以大啟斯民一旦開關延敵而儻焉不復自全固利鈍之效殊歟風氣之開舉世併力疾趨猶思其不及而當其幹轉之初固有非人力所

能驟勝者雖以文忠之偉畧亦焦然而末如何也庚子以來  
吾國實力既絀于八國威遂有一跌不復之勢而內政外侮  
之環至迭乘者益紛然而不可已前後三十年間時局之轉  
變遽如此今者

明詔聿新朝野上下莫不怵然惕大禍之將至反首芟舍思合官  
民之力以謀創興憲法更張百制傳曰殷憂啟聖意者其殆  
今時乎

國家景運之休明固當與簡編所載共煇耀於無窮也則尤守  
土之臣馨香鼓舞以斬之者已校印既竟因誌緣起于後

宣統二年庚戌臘月

誥授光祿大夫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貴陽陳夔龍謹識